

學校志一 府學

本府儒學在府治東阜民坊本晉王右軍故宅唐天復二
年刺史危全諷始立文宣王廟於其地宋咸平六年郡守
張方重建

夫子廟堂記 宋張方 夫一氣化二儀位渾元運物陰陽

任形然質素可器而文德未兆人風業烝民塊動禮樂
從何而出忠孝仁義可得而聞洎科斗字孳文籍生新
結繩政謝羣亦鮮能務本者也爲時而長聖賢大屈於
位者世先師也故夫子出而魯道隆儒教興而人事正
信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又曰猶天不可階



而升制君臣父子之禮順尊卑男女有別六合至大萬
象雖多一貫於理動植是託往者後來者鑒包在我品
四科限十哲使人靈世世子孫無敢慢於教授哲人初
仕中都宰執禮樂德政化人一變風俗路絕拾遺損過
制邑強公室弱私家寰域諸侯取則象焉官以司空任
羣有信弗聞失所頃爲大司寇也知命之年又六稔得
攝行相事朝政七日誅亂政少正卯戮於兩觀之下嘗
會夾谷忿齊佻優侏儒巖於魯公之前斬侏儒手足異
處齊侯懼有慚色曰魯君子以道輔其君故知仁者必
有勇加以論七教陳五儀示人治道畢矣是乃越闢爲
政所能體國經野之器業遊王莽輔政高尚儒術始列

爵爲侯楚進封公名實夔屈唐元宗詔情重師資至開
元二十七年秋追諡爲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爲王
號曰禮也其後嗣可襲封爵昔周公南面扶西坐自今
而往兩京及天下州縣先聖特廟嚮明而坐十哲左右
列侍徒歟寵贈位各有次到今美談式遵常典歷遇明
天子褒崇能享國珍之殊厚賞延於世慶及斯文思雖
百世忍可泯絕宗喬咸謂揚名于後世沒而名不朽矣
昔自袞冕而下至于庶人未有不由聖師之道以成之
僉曰非常道也無際性與天地並探撫微言凡周耳目
始終規矩久益彌芳善誘抑揚靡不競勸教文行忠信
之能窮進退存亡之要百民舊說汎四知歸敢畧而不

書恩今紀理者根止得地嗟乎

缺字志切專故其失爾

因典是郡公餘游伽藍蘭若觀廟察俗所尚豐饒碑記

贊序鐫石文字辭翰富貴而溢目麗藻秀出而奇西洛

東里何多才也有日復詣孔子廟入其大門恍若夕陽

左顧右視庭廡廊宇之側驚無一字雕鏤片石以記諸

雅言頌歌種德者升殿堂稽首畢拱而立仰觀容貌端

謹儼若臆義形瞻視悄然髣髴如不足之色想念歎傷

獨何偏甚諒惟初始基斯廟必葺後生足畏誰心慢不

迴向完構相繼寧廢厥功居郡右上處址爽塏圖壁繪

素賢哲侍面而坐背江阜下

缺字

一固勢面墨池良哉習

右軍王家之遺迹景亞涿涸風辭翰文章之力榮耀盡

人附益煥然特異百城斯廟勝槩之外

缺字

非雷黃之

與比何則辭屈於作記使事闕矣久矣吾儕付謂臨川

多士祖尊尼父博執六藝無所成名道學全功

缺字三名

教深重非适次可窺肯容易而爲命或肆下惠須約大

達日奮史才筆屬珠玉句刊他山貞珉欲光大師弟之

道缺字三先

來者應之適幸同僚

缺字一

監護禮賓使隴

右吉人精一史解成功全果毅以奉

缺字

上擬執威權暫

歇鋒銳運幕軍倅太原碩儒能律令及第推官汝南君

子藝應

缺字一

文

缺字二

元稱舉皆鄉曲環望之邈也共議

劍立課

缺字

辭初以片善見讓終以老大相高誠不得

缺二如錦美使

缺字

爾方編戶大名鄉薦府舉送

缺字榜塵

以九經科出身木訥情田困室文筆

缺二

階漏旌實錄

事意明明舜日肅肅門人萬萬秋秋念補於

缺時咸平

六年朝奉郎尚書虞部員外郎知軍州事輕車都尉賜

緋名袋借紫張方謨

慶曆四年詔天下立學州守馬彝卽廟庭後創建州守王

周繼成之

新建州學記

宋史給

日月燦乎天草木麗乎地皆文之

象也仁義忠孝禮樂制度經於家邦是曰人文威容輝
光品武典常炳然而風流發矣而體存聖人於是蓄之
於事發之爲教化是堯舜訓發明浸昌自胄子至黔首
出中都達天下而學校之制職此興焉堯舜三代罔不

率簡漢去秦虛儲道復振方楨首善肇於京師而後郡
國賢守相或于治所置學所以厚風俗而廣教育也我
國家大業既定洪基益固四聖相受一於文治而郡國
之學與古侔盛臨川自晉之東爲名郡於江之南爲善
地閭里陶化賢俊間出本朝以來登輔相者有之取科
甲者有之士人熙熙樂於名教然而因仍舊貫黌舍未
闢良家子弟肄習儒業無講問之所慶曆三年冬十月
主客正郎馬公壽罷嶺表漕計求領茲郡亦旣得請沂
江西來視事之三日延進羣士因訪以民之疾苦政之
闕失首得其事良用撫然率籲衆謀將議興作則郡民
有高貲者連比二十五人執謀于庭願出已財以佐經

費公乃諾之命理掾謝鎮夬曹掾張彥博叅掌其事先是那城東偏介通衢有夫子廟焉廟之背有隙地輪廣餘百丈由是因其面勢度其締構乃剡乃平乃築乃基召工市材命匠督繩山未駢至風片爭運不累日而千指皆作未逾月而百楹咸樹削爲堂以安講席却有與以宅師位脩廊股引高簷箕張室廬周環窓牖虛豁主職有次井竈有備功過半矣而馬公受詔移淮南均輸能事未畢儒者與歎十有二月度支正郎王公周解印長沙來典郡契受署翌日躬謁先聖親目乃事詢而悅之亟召攸司嚴其訖力陶旋焉謹於蓋覆門扉焉順於啟闔以塗以墜以墜以丹以蔽旬浹於再儒宮煥然初是馬公驛奏於朝乞以州學爲額繼是俞旨遽降新榜斯揭王公又以居學之職不得無人奏乞以臨川主簿楊伯華充本學教授未幾中詔垂免卽以四年仲秋告諸生入新學行釋菜之禮旋而教授官升堂序進發篋就坐探尋論難鏘鏘楚楚見之者若入衛國覺君子之多趨之者若遊闕里驚縫掖之盛自非著誠風化畱意儒術何能致是哉噫政繫於賢也久矣茲學也馬倡之於前王公踵之於後良能合契道義交暢大易之以懿文德魯頌之思樂泮水稽之遺美無是過也偉乎哉諸生絃誦於是歌詠先王之道於是正其言於是成其行於是是則二太守之德也曷幾乎息哉茲事也編其交代田

曹副郎槐公京悉綱預之慮其泯沒故備之始末云時
大宋慶曆五年三月望白通判史綸記

治平三年州守錢暄通判何延世重脩

重脩州學記

宋吳將宗

錢公暄以司農少卿蒞部郡而

都官員外郎何公延世佐之二公既同僚又同時下車
而所取捨又同也是以其政不苟而行其明年冬乃相
與謀曰民稍康矣詢之何如於是出材於籍沒之家命
工於瓦容潤之卒算佛舍之贏米貸公廩之餽直以葺
城東之舊學而葺祭器之腐敗具什物之乏闕廚庫以
嚴並繕漏屏以榭居處蓋表裏高下所以築斷塗斲者
乃至於一刀之用一七之設莫不完緻又明年夏以金
谿主簿曹君登爲學官嘗敦遣者胡君彖爲先生而黃
瑄黃耀卿俞應求熊茂何介黃固黃百源呂才凡執事
其間罔有不擇而繩墨之著其肅若律每昧爽而起聞
無一人及奏鼓一聲行滿於廊坐滿於席學門之內則
曩之傲者皆恭而嬉者皆謹昔之爭者皆讓而惰者皆
勤學門之外則老者相吻於廬以賀其子孫少者相揖
於路以譽其兄弟也而是冬不幸胡君以卒則強其野
人吳孝宗使居之孝宗始至見其如此用大駭焉而二
公猶以爲未也則又敝其後而爲錄行之室陟其左而
爲文昌之亭自此屋室之增視前殆半若初見而駭者
亦稱是也吳孝宗曰夫醫方通傳於世者無不能毆病

而却老然人每忽之以其見之熟熟之而未嘗試試而不繇理也故縱有扁鵲倉公之禁方盈几溢篋亦塵壺而無所用三代雖邈而所以致治者其方具存也獨無人試之試之又不得理未嘗試而疑其無效不繇理而罪其迂濶噫可恠也歟學校特方中之一方面而古之教者必久乃成今二公所爲於三代方中姑試其一其方之曰某曰某者未盡試也又纔替年耳非有古者之久而驗已若是使得盡試而且久之則其驗可勝計哉吾以二公直知其方者遂不辭而爲之記治平三年二月望日吳孝宗記

淳熙七年州守劉子翼增葺殿燕及殿後講堂題曰演道

重脩州學記 宋蔣用之慶曆有詔州郡皆建學時撫守

主客郎中馬公壽卽城東夫子廟經始甃宇而度支郎中王公周踵成之事出創造功緒孔勤而規撫或未廓也治平丙午司農少卿錢公暄增舊補闕其體斯具崇寧大觀三舍士衆所斥彌廣已而建炎盜起郡宿兵於城營壘於學舍盜平而學廢矣紹興丁巳直閣劉公子翼約建今學則治平舊觀也更五十年殿堂閣廡如頽石崩岸過其下者栗焉會錢公五世孫朝請郎象祖以淳熙丙午來蒞茲郡迺十一月癸丑命郡工興衆殺閔三月而泮宮表裏輪奐炳如於是役之垂就也適用之

滿秩問塗之時諸梘行轅而請曰郡守下車而脩庠序者衆矣獨此鄉校辱錢氏兩世裨葺之似非偶然者願以一語相加遺用之喜而與之言曰予浙產也錢氏有大德於浙而作宋匹休用克世生顯人以文學自振今至於子使君節用愛人而繼於庠序不容亦足以占其家法矣雖然天子三歲一策士偕拜勃者必數百人世豈乏射策決科之士哉國家教養人材與郡守崇脩學校之意固漸於講學之用不但欲其羣習課之文也諸生所以爲學者果如何耶天下之事實則無蔽而講不實非徒無益抑有害焉若升膏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百仞之臺培址不厚圯剝墜之適千里者不跬步以進而坐談千里之外所得幾何有志於學者要必從事於曲禮少儀內則鄉黨之文而瀟輕警惰省察於起居語默之際至理之味雋永自知馴是以進則高明廣大之域固不可捨而彌綸經濟之用亦非由外鑠也謂此不信且將自黜於孔氏之門大之而墨仁揚義最下殆有直透羊而廉哇鵝者其禍可勝痛哉用之雖未知學而竊聞師教惟其質鈍不進無以感發乎人心也噤負深愧而不敢復言抑詩有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其言若相忌而言表之意益感切矣輒附詩人之義申繾綣之情以爲臨別之贈諸生庶幾勉之

慶元二年教授胡元衡脩飾殿宇改創齋舍

重脩州學記

宋周必大

晉唐以來撫守多名臣至宋朝

則儒宗鉅公相繼而生學校之盛固不待言歲久或敝

敝又圖新理也雖然郡守主盟爲易教官任責也難慶

元二年豫章胡君元衡來臨師席文風旣振常平使王

君容及後守曾侯楷各助十之三漕憲繼之總錢又百

二十萬米不在焉以六月甲寅興工明年八月訖事凡

六成殿御書閣講堂舍廩皆飾其舊內外門墻廊廡及

錄職事之位東西序之六齋文昌之軒庖溷之所悉

鼎新之或請記其成太守以教官力也弗許教官曰此

二千石功也當書會入官上庠亦復不果今數年矣先

昔學正賴貢進士嚴滋以書遺某前不求文教官謙也

歲月雖久公論故存敬以請昔孟子論傳道之序由
堯舜至湯文皆五百餘歲由文王至孔子適及其期故
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蓋自任也惜乎無時無位不
得見諸行事退脩六藝以傳萬世今學者幸居學校讀
六藝之書旦旦而來望數仞之墻蓋典及肩之嘆旣升
其堂盍想聞金石絲竹之音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又當希顏子苦孔子之卓夫如是晝而
思之夜復思之則於道也其庶矣乎墨池之鮮姑存故
事足矣嘉泰四年六月一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益國
公周必大記

嘉定五年庾使袁燮改建大成殿九年刺史費樾撤講堂

而新之

重脩講堂記 宋林岵 孔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夫人有仁義禮知信之德而學則學乎此也不脩則不立不講則不明既脩之又講之博參乎載籍之言而習察乎日用常行之理則德性克己偏克聞義而能從不善而能改苟爲講之未至而無以致其知之未至而不能力於行有是四端於我烏能廣而克之哉昔者於書而見虞朝君臣之講學於論語而見孔門師友之講學舜禹益皋陶之相與言也曰都曰俞然之之辭也孔子之教門人有問必答其不能再問者若孟孫之於孝而以告夫樊遲門人之受教於其師者必質於其有其未悟者若樊遲之於仁知而必待夫子夏皆講之之義也聖賢不爲苟同抑亦貴於憤悱啟發爾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達于上下一也撫爲江西望都名人輩出仕學俱優費侯延由人理正來守車旂之臨載色載笑顧佩衿之盈門而講堂之卑且狹撤而新之虛明深廣容衆倍昔於東關文昌軒境涵清曠有窓有戶視學之朝齋祠之夕於以燕處而縉紳考道問德者時至焉侯嘗語岵學之大成歟今祭酒袁公燮之爲部使者新之堂則有侯前守江侯公亮陳侯廣壽俱以爲念余志於銳丙子春至夏鳩功秋而成亦採曹陳顛之董之相之也予普守於是其爲學者言

之出聞古郡守臨民之暇嘉與士講者史不絕書若今始至暨朔率諸生聽校官之講亦脩教之常也然四方郡學堂之舊者孰不志於新新其堂者未必如侯之銳也侯之爲豈不壯矣哉非篤志厲學其能若斯乎乃著自舜以來逮於孔子之世君臣師友講學之功去聖千載源流祖述猶一日也夫今士之所講易書詩禮春秋之文也易書詩禮春秋之文仁義禮知信之德也士而進德必由乎學脩之身講之心而師若友不倦訓告切磋由是之焉其不負吾侯所以上承天子育士之意矣

嘉定丁丑七月朔日記

景定癸亥郡守家垵翁增脩殿宇備具儀物

重脩州學大成殿記 宋家坤翁 厥初生民天人不二道

之精一天之曆數在焉聖人繼天而王作君作師道也位與偕行周轍東王迹熄天所畀聖所膺分裂晦蝕莫知所主綱淪法斃天人始二吾夫子躬天道無天位以行其事退而闡明至敘述作聖經用宗主三才用範圍有極用迺續帝統然後君臣父子以定天地萬物以位育山川河岳以流峙日月四時以代明錯行天經地緯帝德王功以昭明不墜巍乎大哉蓋道不待有天下而行功則等百王而上之矣斯民履后土戴皇天到于今受其賜勲不自知有能脩其黨序遂序放其重黼其純實其旅嚴其堂陞盡敬於夫子者乎報德報功以王禮

祀惟有國典寥寥僅存跨秦歷漢聖人不作莫爲之的
以一統類典章廢防範隳人之溺於佛老淫於鬼神者
相與張皇禍福以翼其說聞者譁趨謂利可求害可避
委金帛盛土木以崇侈其居沉沉乎巨麗見者復洞心
駭日信其有神靈叩頭歸仰惟恐其後蓋彼以利欲誘
之此以理義導之爾欲則無極理則有止欲之所就者
其事必奢而放理之所存者其物常儉而法固也吁是
間非理義實主張是雖有利欲將安所施甚矣人情之
靡味所本而從所競然道之汗隆不與存焉苟蕩搖於
利欲鼓舞於怪神出於典章防範之表違乎天則帝制
之常雖其高夫擬於宮闕華采踰於圖繪皆朽木稿壤

而祭星所占爲斗牛文明之分仰而觀象上通乎太微
斗之魁星之文昌實所臨焰中而人則樂晏曾王陸氏
故家文獻足以證斯文不在茲乎夫子之堂梁柱屏障
牖戶几席黝然凝塵懼弗稱命具備其物而新其陳又
采椽丹漆以施彰之素王南面門弟子北面垂其衣裳
冠冕佩玉仰鑽後前金聲玉振四代禮樂之盛宗廟百
官之富洋洋乎如在其上其左右多士駿奔人知興起
今而後博五氏之文歸約於夫子之禮潛臨汝之流以
通乎洙泗之源明此之理眇彼之欲敬此之義羞彼之
初典章貴防範尊人文興天象應千載一日去聖一心

吾黨小子庶幾得與於斯文矣豈曰春秋奉祠報德報
功而已景定甲子正月日朝散大夫知撫州軍州家坤
翁記

元泰定二年同知撥都學正崔應誠悉加整葺豫章祠尚
之爲記後至元二年總管袁說之重新大成殿講堂齋舍
書閣

撫州路重建儒學記 元虞集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

斯郡也期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不撓民安於無事尤
以學校爲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入以備繕脩師
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克教授胡式皆至而遽以憂去不
及有所爲學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學空宇較
瓌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無繁令
英得於此時畫諾簡書之暇學校之脩非吾事而誰事
也使工視夫棟梁榱桷之朽腐瓦甍之毀缺像設采色
之黜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埴埴凡攻金攻石
設色之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
舍易以榿楠豫章之美元以巧填塗墜之堅鑿石作闌
增禮殿之防和漆於丹雘桓楹之饒南面之象侑食之
容衣裳冠履儼然綉繪之有別凡爲米若干爲鈔若干
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備賈而無所隱歎是以敏於
就事而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二年六月朔日復亨與
學訓導葉友閏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集聞之春秋之

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有之君子
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
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
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
君子所欲記之者乎於乎治教之休明登專在於屋室
之觀哉然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
矣游息於斯者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
奔走蓬豆之時至著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
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
羞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祭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
棟梁之撓也其論百潰敗將有不可禦者視彼繕完之

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爲學者哉况乎
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洒掃之
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以
高明爲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爲簡便而
不事夫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
有取於斯言哉因書以爲記

至正四年經歷趙雷澤浚泮池重建文昌閣

撫州路儒學泮池記 元虞集 撫州路儒學浚泮池作采

芹亭於其上大脩文昌閣既畢工郡經歷承事郎亭郡

趙雷澤郡教授熊昌壽使其直學吳煜來請爲之記其

言曰學故有泮池在宮墻之南久矣失於脩治居民之

近者湮以汗萊塞以瓦礫歲久而池廢無以嚴學宮尊廟制也文昌閣者書閣也下臨城溝所謂文昌之堰相地之占曰堰成文學之祥故以爲名焉趙君乃與學官稟諸監守而作新之閱學租之籍得逋賦之數以漸理之得爲中統鈔者七千緡有奇備徒給工具畚鍤市木石瓦甃丹堊時飲食謹程督而從事焉乃鑿池去壅積得故畔岸別土色之異而止廣八丈八尺深丈有八尺甃石以爲隄防如其深周以闌而朱之以備泮池之制爲亭於其上凡四楹三間深丈有五尺廣一丈有四尺基堂完固瞻宇高明則前太守楊公益名而題之以待宮府士民之來觀而守事者得以時省治俾勿敢有侵以壞者也閣之脩因其舊則去腐拆飾黜昧易甃楹繕塗墁以稱其光華者也起於至正二年癸丑之冬而成於明年之冬於是趙君之代者將至而拳拳於學校一日必葺無敢少怠惟恐後之人無所觀覽而棄其成功於此可以見其贊成郡政而較若畫一者矣集乃爲之言曰昔之人嘗因郡國之園池臺榭以觀乎時之治否歲之豐歉民之勞逸以爲欣戚焉官府寺舍溝洫道路之類或荒陋而弗治或過後而不急豈爲政之道乎學校尤其大者矣是役者可謂知所重輕矣魯頌曰思樂泮水穆者以爲天子之學曰時雍大射行禮之處諸侯鄉校之宮南東西有水以其半之也故曰泮水後世置

郡比於諸侯是以凡郡之學亦作泮池故魯之制也射
之爲義自小學已習之及夫諸侯燕以明君臣之義卿
大夫士鄉飲酒以明長幼之序則有射焉故進退周旋
必中禮內正外直持器審固發而必中所以觀德而禮
樂繫之矣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焉觀於
禮樂以定其中否而申與祭不中則否祭國之大事與
者榮焉君子貴之士多與祭則貢士之侯有慶士數不
與祭則貢士之侯有讓習射之有宮射像者如此子貢
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存愛禮之嘆蓋羊存則禮因或
以復起今制不得持弓矢然貢士之法行矣泮水之復
貢士其有習於此以待觀德可也采芹亭之作將無射
宮之遺意乎古者詩書禮樂掌於學官弟子習焉典冊
之藏崇高慎固自非聖賢之遺言先王之成法國家議
禮考文所定者不在於是孰敢以非僻而干之乎固學
校之甚重者也我國家歷代加褒夫子四脩食■從祀
及凡獎勵儒學資興賢能之詔錄副實藏焉尊而奉之
則閣之加崇而致美豈爲過哉趙君由憲史丞相掾而
官於此其見聞問學施諸行事可觀有若此者至正四
年十二月日虞集記

明太祖吳元年指揮同知金太旺因舊葺新訓導王翊記
洪武二十三年知府潘至善作應門揭靴記

府學應門記 明揭靴

禮莫太於分昔者先王議禮制度

所以明君臣之義正朝廷之禮定宗廟之制也君臣之義明朝廷之禮正宗廟之制宗則大經明於上而教化行於下矣况學校者教化之所自出君子爲禮以禮教天下孰有先於學校者哉撫州孔子廟本晉王右軍故宅有墨池在焉唐刺史危全諷所立廟庭之南爲重屋則端平度御書之閣然非制也爲郡者昧於大經莫之改作洪武二十有二年闡海潘至善以地官小司徒之屬來守是邦侯清忠以法吏寬惠以愛民謂爲政所急者莫先於典禮明年二月丁酉祀事既脩侯佐冕以入祭於廟既祭惕然曰深惟歷代褒崇之典未有尊於孔子禮樂文章上同於三代之王故宮廟之制亦倣而依之不得有異今廟庭之南不立王者之門而爲重屋則是諸侯異政而大夫殊俗也登天子議禮制度考文之意哉吾爲政於此大懼無以稱上意撤而更之吾之責也退與博士諸生考古之制皆曰周制王之正門曰應門觀春秋所載魯立雉門衛立庫門諸侯之國未闢立應門者則應門者王者之門也立應門於孔子廟庭尊聖人以王者之禮也孰曰不然於是徵工僦功改作正門於廟庭之東南西七間凡二十八楹總其木石良材之用入百堅斲之用五萬五千應門既立列戟於廟庭從王制也然後周視學宮上棟下宇之撓折者易之右戚左干之破缺者治之黜堊丹漆之漫漶不鮮者則如

以繪藻是役也民不知勞功以用勸經始於二月丁未落成於十一月壬子於是釋菜於夫子禮成訓導危琬以新作應門來告願刻金石於乎臨川自南渡以來守臣之知不及此未有能更之者而始正於今日豈非有待於明禮君子乎應門之立也有以見典禮行而王制定道德一而風俗同其所係豈不大哉吾黨小子仰宮牆之高瞻廟庭之美得以由乎禮門義路使成德達才卓然特出爲明時之用然後有以副天子取上之意不負潘侯興學之心矣故於應門之成也刻辭於石永著終古

永樂癸巳知府石剛補弊支頌作聖賢塑像築杏壇於大成殿之前建明倫堂於殿後堂之前左爲守中常德二齋右爲時習日新二齋堂後爲尊經閣鄉賢祠堂之西爲重舍齋房號房官解庖福之所成化初知府張瓚闢民居以廣櫺星門丙午悉燬于火知府周瑛建大成殿戟門兩廡明倫堂四齋作聖賢像參議宋訥知府吳泰緒成之弘治十年御史王宗揚僉事流銳十三年知府胡孝並加增脩嘉靖十八年復燬知府陸琳黃顯重建隆慶二年知府楊完愚重修

重脩瀋州儒學記

明曾珮

聖皇御極之三年爲隆慶巳

巳先是姚江楊完愚以南刑部尚書郎來撫郡首重教化嘗會諸弟子員誨課諄諄發明心性之學間視學宮

圯壞命工重脩之踰年告成焉教授陳君某訓導某相
率戒幣揖予曰茲盛典也子當有記予固樂觀厥成者
敢以不文辭按撫之臨川東隅舊有學宮說者謂王右
軍故宅也前有墨池朱井之勝左帶文昌橋巨浸北流
右聳金石二臺而拱峙焉稽昔象山三陸草廬魯南豐
兄弟康齋諸先哲皆由是庠校出者以人卜地庶亦可
稱靈傑矣其後寢不昔若果泰運之有待耶抑有司諸
大夫鼓舞之未至耶茲幸完愚公之守吾郡也振文籌
武值廢削浮乃此獨務修焉以重道育才雖過當不計
也凡費出俸羨民不知役先殿堂次廡舍次祠亭次廚
庫備經飭焉更橫新二坊以翼兩門拓大道示周行也
兼繕之別柵以捍俗囂森然煥然稱改觀矣揚公之用
心如此工既卒復進諸生誨之曰聖人之道如日中天
異學起而薄蝕之故孟夫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
詎誠行方今聖天子在上道化大行固無所謂邪說詖
行者然或病人心未正正心學之功將誰諉諸士子念
之予聞之矍然曰堯舜道學之傳精一執中之外無廢
語蓋心中則正察之精守之一固無餘功也人心之大
端其至要惟四曰惻隱是非羞惡辭讓孟子始謂四端
人皆有之繼又痛切曰無之非人也不可以知此心之
體乎完愚公陽明先生里人也良知之學講之素矣夫
吾心有良知未有不正而或入於邪可懼哉試觀墨池

之水初無黑也義之臨池學書精力所積池水盡黑可
以語力學之功矣朱井之才井可朱名而水不可丹可
以語心性之本體矣卽此謂心之正不正不存乎人之
學哉完愚公學官之脩所以教語諸庠弟子者深矣諸
庠士能自信於心則自信於學庶不愧紹諸先哲茲地
山川尤增勝焉其受益於公不亦大乎公名世華浙之
餘姚人完愚其別號云時二守張公起潛名振之別駕
葉公和齋名逢春郭公鶴峯名奇逢節推余公中字名
懋學臨川邑侯傳聞名汝霖皆有贊助教導之功例得
並書後之嗣公麥者尙當繼而脩之永永俾勿壞

本朝順治十六年知府紀振邊重脩

脩撫州府學記

本朝王珮

夫庠分上下肇於有虞三代

以因之而不變漢承秦焰之後學校未遑至孝武從江都
之請感文翁之化乃立郡學以爲育才官人之實居於
此所謂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也撫治之東其城因
大邱其隍因大谿而聯輝東壁襟帶文昌者爲郡學往
代名英碩彥理學文章後先簡冊匪僅紫筭之葳蕤維
杏之焜燿也 龍飛鼎定弓矢甫輯文教式宣諸萬吉
之用賓於王者武相接矣然而櫟槍旬始祲沴弊穢之
後苦侵魯壁遮寶氣於連牛棘蒲尼山迷練光於曳馬
郡紳士非不惄然憂之然亦等乎道傍之築匪行之謀
而已侯戾止而從于邁者未敢遽以是請侯矚核題之

崩折門廡之傾欹遂愾然憤毅然任以爲蒞茲土者事
乃捐俸獨贖鳩工死材借諸僚屬而共勩厥燬今之墜
茨丹雘高甍巨榭者前日之頹垣取壁也今之春絃誦
冬詩書鼓篋而遜業者前日之風雨晦明黠聽鳥禽之
嗶音也今之蒼松翠栢芹香藻煖者前日之黃茅白葦
荆棘而茂草也侯之惠昭武者不止於此而侯之治見
於昭武者於此獨先其大矣昔墨池之記謂右軍之有
一能而使後人嘉尙若此矧仁人駐士之遺風餘恩被
於來世者又何如哉迹侯之爲逆子固之志侯之績在
校序遺風餘恩又寧有已乎奚必元凱之銘一置峴山
之上一投漢水之濱而乃爲不朽哉紳士躋而右之鍾

豆亦以云報爾侯諱邊邊東海人由名進士蒞任撫郡

康熙甲寅乙卯間寇踞城郡學明倫堂齋舍悉遭焚燬惟
存聖殿明宦鄉賢三祠二十三年知府張四教重加脩建

重脩撫州府儒學記本朝張四教聖道之大上同天地

日月下逮草野闢闢凡倫常日用之間咸游泳其中而
莫能外固非僅觀瞻之地誦法之儒始知其道之大也
然於乎學校三代設以造士早已專立其所而慎選其
人矧自道統歸吾夫子爲千萬世教化宗主其崇奉
之制可使之廢墜苟簡已虛撫州郡學自慶曆創建以
來亦僅存聖殿與名宦鄉賢三祠其餘則皆蕩然無

遺矣余於甲子春正來守是邦謁廟之日惟見瓦礫盈於故址櫺星門尚留石柱數楹或斷或圮雜亂荆棘中不能無銅馳之嘆卽所存之聖殿賢宦二祠木朽墻污全無勳聖賢位置亦無龕座瞻拜之下中心怒然雖夫子盛德光輝不以是爲增損但當四海蕩平之會一人重道之時而使此文教不興廟貌不肅實守土者之責也爰是首倡捐脩與司馬別駕六邑諸君子共襄其事增飾聖殿前建兩廡贊序諸門後建啓聖祠文昌尊經二閣西建明倫堂敬一亭并益以齋舍門屏拓爲學使考署其外數傍之墻半壁之洛坊以表之欄以閑之舊制所宜有者莫不纖悉具備經始於甲子四月告成於丁卯三月廟貌整肅余心稍安矣而文教振興尚大有望焉昭武人文素盛遠則魯王虞陸近則陳艾章羅播各宇內自登器兵燹士子奔走餘生廢輟吟詞科名寢衰今寧輯又經十載子卯兩科獲售者較多他郡蒸蒸乎漸有起色矣然求其理學文章功名事業如前賢之比猶不能無待諸生輩力學潛脩自期遠大者固不乏人而子衿佻達或陋忠信而喜夸詐是士習之不端卽以知器量之不去文風之不久又安望其蟬聯鳳翥翹繼美往昔乎邇年來 聖天子躬幸闕里備極崇隆趨軼前代并推廣於天下學宮 御書懸額凡所以尊奉聖教者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士君子置身儒雅之林

不宜竒自非薄當思博文約禮務求實學上之贊襄盛
 治足為邦家之慶下之維挽頽風足為閭里之光庶幾
 入其宮墻登其堂與可以仰對夫子兼可無遜前賢是
 雖不易以且暮遇而實余之所旦暮望者也康熙二十
 六年五月日記

康熙四十年知府張伯琮四十五年知府閻紹五十七年
 知府任士理雍正七年知府羅復晉先後增脩

重脩撫州府志本朝羅復晉粵稽虞夏商周四代有

學而無廟漢唐以立廟立而學不盡設於州邑迨宋慶

曆四年廟與學合於今幾七百年古釋奠禮師夢與伯

表漢後師周公孔子乃專祀孔子為先師者在唐貞觀

間迄今千餘年未之有改甚矣孔子之為至聖真配天

地而冠古今此我聖祖仁皇帝於廟有萬世師表之

稱我皇上有五代王爵之封要有生民未有之頌天

章炳煥翼翼嚴嚴惟德與之合故其服之也誠心與之

通故其敬之也確猗歟休哉凡入廟而釋奠者當何如

致其誠敬即遙瞻數仞宮牆有不懼然其抑畏者乎撫

州郡學相傳為晉岷川內史王羲之故宅泮池前即墨

池也名賢遺蹟後人每流連慨慕好攜據傳會以為美

諱顧即謂義之舊址築聖宮殊無忝也撫經耿逆變亂

城郭屋廬蕩盡歸然學宮鞠為茂草前守張公殫力經

營創而復之閱今又四十餘年矣余戊申春仲出守撫

州首謁聖廟驚其廊敞已甚周視學宮半就坍塌值下車之初諸務卒卒未遑旋攝臨江篆數月次年己酉春暮乃得謀所以重脩而事用亟集自大成殿兩廡儀門橋星門露臺甬道悉仍舊而加新之四配十哲先賢先儒之本主悉易去而更造之他如崇聖祠尊經閣魁星閣明倫堂敬一亭義路禮門名宦鄉賢祠下馬石洗器池悉補葺之而加飾焉於是向之歛者正圯者完陷者平淤者濬漫漶剝落者輝煌而壯麗是役也經始於己酉夏四月至秋九月始迄工董其事者則爲教授鄧牧臨川訓導熊淑藻經歷仲恩錫臨川典史李安邦已而

二廣文請余爲記夫脩廢舉墜守土者職也况莫重於學敢揀尺寸以爲功哉且學之有記垂名言於不朽率皆江右前賢所作論先王建學之意詳且盡矣余又何言獨是建與修之不同也建則特樹規模修則遵守緒業要之用心固非泛泛然苟以飭觀而已方今聖道昌明朗如星日士隸於學校者第舉儒先說所闡繹因而守之行則純行也文則至文也脩於家是爲端士獻於廷卽爲良佐也撫之節義功德文章自宋以來指不勝屈何非拜先聖廟貌讀先聖詩書所致今而豪傑奮興視曩昔尤宜踴躍 聖天子崇儒重道鼎新闢里廟堂弘麗爲從來未有故上梁之前三日郁郁離離卿雲禮纓垂象層霄 宸衷大悅特沛恩膏廣鄉會科中額海

內博霑此固 皇上之至誠脗合宜尼彼蒼鑒其祇敬
 而聿彰顯道千載一時冬土瞻仰廟庭競願抒所夙蘊
 以應風雲之會自不欲鯁鯁然徒事佔畢馳驚於浮華
 翰墨之場也廣文與弟子員日習尚其用是羣相鼓勵
 乎使第曰文廟輪奐維新為多士慶幸則是任增修者
 特侈丹雘於觚稜節稅而不事柱石基垣之鞏固也夫
 豈其然

崇聖祠在先師廟北

名宦祠在覺門東偏祀晉王羲之以下四十八人

晉內史王公羲之 瑯琊人 內史謝公靈運 會稽人

唐刺史顏公真卿 萬年人 刺史杜公 佑 萬年人

刺史戴公叔倫 金壇人 刺史危公全諷 南城人

宋知軍州趙公時煥 晉江人 知軍州張公孝祥 烏江人

知軍州徐公 霖 西安人 知軍州家公坤翁 籍山人

知軍州黃公 震 慈谿人 推官柴公中行 餘干人

都統守衛密公佑 廬州人 明知府馬公文璧 紹興人

知府王公 昇 龍溪人 知府王公 宇 祥符人

知府林公元美 調縣人 知府周公 瑛 莆田人

知府陳公 沛 長樂人 知府曾公汝檀 韓平人

知府劉公 玠 海鹽人 知府倪公 棟 上虞人

知府王公之麟 武進人 知府蘓公宇庶 晉江人

知府蔡公 侃 晉江人 知府陸公大受 武進人

知府張公秉文 桐城人

知府陳公肇英 湖州人

知府莊公起元 武進人

同知謝公斌 宣城人

同知張公振之 太倉人

同知陳公學伊 泉州人

同知葛公仁美 新縣人

通判張公睿 濟寧人

通判唐公世卿 海寧人

通判秦公丹 高郵人

推官余公懋學 婺源人

推官解公宋 揚州人

推官陳公應奎 湖州人

推官薛公振猷 平湖人

府學訓導劉公文相 武臨人

府學訓導李公生春 吉水人

本朝

知府紀公振邊 東海人

知府陳公洪諫 德州人

推官韋公弦佩 蕪湖人

同知魯公儔 遼東人

知府祝公哲 錄黃旗人

知府閻公允吉 盧龍人

鄉賢祠在費門西偏祀宋晏殊以下百一人

宋晏殊 王安石 王安禮 王安國

曾鞏 曾肇 鄧考甫 謝逸

謝邁 汪革 崔縱 吳沆

歐陽澈 李浩 晏敦復 陸九韶

陸九齡 陸九淵 陳天桂 曾季狸

過源 羅點 饒延年

元吳澄 虞集 吳當 黃曄

孫轍 饒宗魯

明揭軌 徐瓊 吳與弼 章袞

樂 護

舒 璧

陳九川

徐良傳

董 燧

吳 梯

曾 佩

譚 綸

舒 化

董 裕

徐汝陽

周孔教

陳文燧

周曰庠

桂天祥

周 訓

帥 機

吳道南

李 哲

湯顯祖

朱邦喜

黃希憲

吳之甲

徐 儒

周獻臣

李日文

黃廷寶

傅國璧

吳昌衍

吳弔直

邱兆麟

陳嘉言

朱欽相

劉 瀾

徐善慶

張廷相

劉廷範

鄒光弼

傅朝佑

張 斌

湯開遠

吳 賀

李大覺

徐 燦

吳宗漢

易非貴

蔡際春

傅 合

傅 位

鄒德澄

王嘉兆

曾世傑

任良貴

湯應選

劉象祖

揭應瑞

吳學周

王政岐

黃廷臣

傅性良

李學旻

李國正

李茹春

傅鼎銓

本朝龔鼎莘

管 燧

王君啓

吳天璧

明倫堂舊在先師廟東北其前有露臺有甬道夾露臺東爲守中常德二齋西爲時習日新二齋翼有號房有禮門義路二坊有教授訓導宅凡五所後燬於兵康熙二十四年知府張四教重建於今處在先師廟北稍西雍正十三年圯知府廖廣融謀興復未就乾隆三年知府劉永錫重

建

重修撫州府儒學明倫堂記

本朝劉永錫

子述庠序

學校而總其建學之意曰明倫故天下郡縣學皆有明倫堂所以明教之所重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自君公之貴下至齊民無一人不游於學之中自少至老無一日不安於學之內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而邦國都鄙教其所治比長凶昏黨正州長屬民讀法飲射以奉司徒之教者也而其大指之所歸無不敦倫飭紀爲兢兢然則倫之所係顧不重與後世風會漸殊學校異制所恃覺序之間猶有捐斯義於當新者以維人心而成風俗以庶幾隆古之治則教化之行合明倫堂其安屬哉撫州府儒學創建於宋世歷數百年修舉不一明倫堂亦大約如之近則修自雍正七年而又圮乾隆三年予來守是邦見棟宇傾頽半爲茂草怒焉傷之因相與謀所以更新之計或有以費難之者予曰此學之本也其吝諸今夫聖人之道盡性而已性之理仁義而已其實不外事親從兄之間是故聖人既設以教而又廣之以學詩書六藝絃歌洗爵俯仰升降之文以習其心體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而戒其不率而尤馴之以自然待之以積久其所以爲明倫計者如此其委曲繁重詳且悉也夫是以入其中者孝弟之心

油然而生如使學而不明倫則是學與倫分而爲二學
爲虛器而倫爲虛位也倫常不關性命豈理也哉撫之
先哲多矣最著無如陸氏世但知其尊尊德性以爲不
免過高然考稜山之言曰學之要孝弟之外無餘道家
山之言曰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而草廬康齋諸子亦莫
不以躬行實踐爲務則知言性卽所以明倫卽皆與斯
堂相爲維繫之故後之人生于其鄉典型未遠又安得
聽其傾圯而不治與予於是首先倡捐用其舊址諏吉
鳩工曠選照磨官賀登奎董理其事而鄉之紳士亦聞
有同心協助以成其美者繹始于夏四月凡越數月而
告成舉凡高深寬廣之制視舊加隆焉予至是又進諸
士而告之曰茲者明倫之堂亦旣成矣雖然君子之學
務其實不務其名堂之成也名也倫之明也實也實不
至而徒務其名君子不爲也今天子孝治天下遠紹唐
虞而又臨雍講學宣示倫常照如星日薄海內外罔不
人自砥礪雖草野編氓俱有士君子之行諸人士遭茲
隆盛方將勉爲古大人之學內而格致誠正以修其身
外而天下國家以大其用矧此倫常切近而苟視爲泛
常以舟楫爲具文以堂階爲故事則斯堂之重建也又
奚取焉諸士唯唯請爲記因記之

按古者有學無廟雖釋奠有所然不若後世特廟之
建唐宋以來始立夫子廟至于魁星有閣文昌有宮

廟常有餘學常不足夫崇其祀而簡其學則雖名爲
學宮不過所報之地進德修業何所賴焉撫州舊明
倫堂有守中常德時習日新四齋及露臺甬道稱其
制矣自康熙二十四年重建爲學使考校公署後又
改建試院盡撤前後棟宇明倫堂踞然孤立風雨激
射其圯也固宜今雖重建然齋舍未備締造增益尚
有待于方奉云又郡城汝水三面環繞形勢最完然
城中之水無涓滴直入汝水者府學前之水出東關
金家湖循城壕而北折而西合六水橋之水又逆折
而南合西關之水西入連樊水此昔人宜導之妙項
因修橋掘土決金家湖學宮之水始直趨汝水矣

魁星閣在崇聖祠後

尊經閣在魁星閣後

春日同郡學博劉何甫登尊經閣

本朝李紱緩步城闌

近關心聖域尊時清風正美地迥氣尤溫
沼映文明堂開禮教存詩書尋夙契登眺極高論
宛宛圍江郭層層隔市門紅雲晴影動紫氣曉
煙奔幾處花成圃多將竹作藩新宮直鳥華
遠岫若鷗躡莫繪春城景因知治世思東南
賓主聚歌咏托蘭言

前題

本朝李紱

風光今特美經典舊同尊自許金能斷

還憐玉藪溫交情三世接夢想四時存
把臂登高望將心細討論詩懷收萬里
文教決千門雲谷連天聳盱流

向海奔雙橋通化理一塔壯屏藩峽東後倪魯山回虎
豹蹲雲霞標異彩雨露佈深恩有暇還來賞揮毫賦五
言

教授宅舊在明倫堂右久廢今宅四間在崇聖祠後雍正
五年教授鄧牧捐建

題州學教授直舍 宋楊長蘧序云 吳朝奉爲撫州教授

時淳熙歲在乙巳正月十二日其孫軫生於教授廳昔

母夫人寢室今作州學教授直舍嘉定十三年軫奉爲

祖官招誨斯堂退處直舍戲綵舊解延光世科斯亦榮

矣歎羨不足爲之賦詩以紀衣冠之盛事云○堂前演

道後文昌小小閨房短短牆玉厨當年閨玉葉蘭芽此

地浴蘭湯靈山欲雨雲生岫墨沼如津固有梁夫子至

今爲木鐸君羹客餅一般嘗

訓導宅舊有二區一在大成殿左一在大成殿右今宅四

間在禮門內康熙四十二年訓導周大勳捐建

萊蕘亭按荀仙子臨川記右軍故宅其地夾燈山川若畫

每至重陽日二千石以下多遊聚於斯有萊蕘亭久廢雍正

五年教授鄧牧重建於宅東偏

十竹軒弘治府志云洪武中訓導徐希仁扁其居宅戴時

記今廢

文昌樓弘治府志云一名堰合樓在學宮左宋咸淳八年

郡守黃震建有記今廢

文昌樓記

宋黃震

混沌判而山川列元氣會而魁傑生

一太極之妙流行發越於天壤間有此停涵則有此發

舒有此山川則有此人物崧岳降神生甫及申自昔而

然森不容遏迨我本朝重在科目則又往往應於龍頭

之選有開必先形爲詩誦者率亦所在而奇驗撫州人

物甲天下故老相傳乃亦有語曰文昌堰合狀元生又

曰鯁湖衝破狀元生鯁湖在州之南城縣今別爲建昌

軍歲在丁未鯁湖水果衝破是年張君淵微廷試果第

一鯁湖驗則文昌之懸必矣堰在城東楊家聶家二洲

間其地正與郡學龍首相值邇年以來堰忽驟合應如

鯁湖豈伊人力也哉時雨將興山川出雲鴈塔先題斷

於斯兆余故作危樓百尺於郡學之龍首俯瞰文昌各

之曰堰合以應佳兆以作士氣以預爲此州曲江宴集

之所於乎宜必有以稱此矣咸淳八年十月壬戌朝奉

郎權發遣撫州軍州兼江西提舉四明黃震記

文昌樓詩

元孫濟軒

溪流北去抱城斜古堰臨堤接白

沙喬木風烟蟬委蛻平時木滿稍吹花山光挾雨明飛

鷺天影涵虛帶落霞文識未符樓亦古倚闌閑數暮歸

稿

錄行堂弘治府志云宋治平二年郡守錢膺建今廢

文昌軒弘治府志云宋嘉定丙子郡守費延建今廢

文昌軒詩

宋張徵

峭蔭雲烟曉葱蘢草樹秋星文占地

識其水直江流土已歌空谷賢方待作舟故應有人傑
高第擬龍頭一詩書數本務太守漢文翁政績開芸閣
風流在學宮斯民無橫賦爾士有奇功甚願陪鄉老從
容釋菜中

繹志亭弘治府志云宋紹定三年郡守黃炳建今廢

采芹亭江西通志云元至元中建虞集記今廢

敬一亭嘉靖志載在墨池之東稍北中刻明肅宗御製敬
一箴范浚心箴程子視聽言動四箴凡七碑前有奎光橋
抵大街接文昌門久廢

泮池在圓橋櫺星門內晉王右軍嘗遊處曾肇有記朱井
在墨池東舊並沒於民居嘉靖己亥八居燬於火教授周
相率諸生言於府知府陸琳悉力恢復又並池鑿石砌壘
康熙乙丑知府張四教建亭墨池之上有記亭今圯詩文
詳東隅

射圃舊弘治府志云在大成門左洪武初改創於右有觀
德亭及齋房二十間成化初知府張瓚以義路坊前之隙
地創之今廢

書籍庫二間附東廡

祭器庫二間附東廡

學糧倉弘治府志云在大成殿左歲儲米六百七十餘石
以贍師生今廢

學田弘治府志云宋學田歲收米二千四百八十八石有

奇絹一百一十九疋有奇錢七十八萬三千三百文茶二百三十一斤麥一十一升今學田羅府志四十畝傅爵捐云

乾隆七年知府唐孝本倡率紳士捐貲重修大成殿及門廡齋舍木石丹堊撤舊更新規模宏壯比舊增勝

重修府學碑記

本朝唐孝本

元王敷教虞廷濬哲祥發

挺生至聖爲萬世師帝王代興莫不尊禮致敬而殊

典盛節未有過於今日三朝錫額五代崇封以故發

紀章明人文成化延及僻邑咸知仰承德意重道義

而嚮文學百年之內治蹟曠古之極盛撫州分垣上應

文昌自古在昔詞章功烈之士燦耀史乘不可殫稽雖

其地秀鐘毓而振勵作興出於學校者爲多近按宣巒

發輟科目終踐上位垂勳當世者較他郡實甲之然而

踵前啟後及時整理起廢羅風在司土者是責豈異人

任余以乾隆之六年由閩省來刺此邦始至之日首率

博士弟子釋奠講學見夫崇棟巍宮八就朽落心切歎

感曰替者思興適丁厥時此或有所待乎計其規制宏

廓工費浩大自維京德薄力未敢輕議次歲之春稍間

進六邑士夫鄉老謀之群言協合於是捐楮首倡此舉

繼而樂輸以助者至焉願任其力者躍而起焉乃命梓

人及陶瓦繪飾各工授以意旨與華寧樸與俊寧堅始

于三月望後越十月而堂廡告竣則漸及於崇聖之宮

師生肄講之舍庖齋之所闢聖域啟賢關禮門義路皆規於式奎閣經樓並增其新攷學址爲魯王右軍舊宅前刺史危公全諷始迁于此池曰墨池井曰珠井則又爲之翼以亭周以欄以標其勝亦足以爲學者息遊之資文墨之助乎噫學校崇禮義興凡民之材者濟濟出而當國家之用我朝聖聖相傳規隆四代度越百王繼今撫土瀉橋於仁厚之化漸摩於道德之林必能克自樹立以追踪前良業如晏文如王理學如陸如吳以不負朝廷立學設教之意則余今之彈計經營匪直藉慨前模抑亦大彰人風及是落成謹書其事以考其應

臨川縣志卷之二十一

學校志二 縣學

臨川縣儒學舊在府治南二里青雲峰右實故城之內洪武初改築城壘乃在順化門外宋咸平三年縣令陳從易始建隆興二年丞郎餘慶重脩嘉定間令黃榦趙崇尹相繼脩嘉熙四年令李義山重建大成殿戟門兩廡淳祐九年令趙必英復市民地廣學門元延祐間縣尹馬祖壽重脩

重脩臨川縣儒學記 元吳澄自唐末衰亂訖于五季文

治中否宋初數十年間漸復承平之制臨川撫之負郭邑也咸平庚子邑令陳從易始建學學在郡城東南隅

據青雲第一峰之右地勢亢爽人跡稀疎喧囂之聲華
靡之觀不接耳目於學者游處講習爲宜歲久屋敝後
百餘年當隆興甲申承那餘慶重脩之嘉定庚午朱子
之門人黃文肅公幹實宰斯邑建詠仁堂於明倫北旣
而趙令學尹新明倫堂文會堂及兩序齋舍四東曰尚
義曰仁西曰務本好禮嘉熙庚子李令義山復新大成
殿及兩廡戟門作亭青雲之巔以暢明適眺望之趣淳
祐己酉趙令必英又由民居拓其境作外門而學居完
美矣國朝因前代尚文之治汲汲以勉厲作義爲務由
至元元貞大德至大詔旨丁寧有隆無替皇慶延祐貢
舉旣行則雖中人以下皆知所勸文治可謂盛矣而臨
川之學迄今又將百年未有重脩者也成都馬祖壽
爲分屬視學官意有弗稱亟命學官葺理躬幸邑士不
憚勞費材木之朽腐者易瓦甍之缺壞者增墻壁之破
者補之楹柱之欹者正之蓋覆比密朽鏝輝炳學計不
損一毫而玉祀之宮羣官之室煥然一新旣落成衆士
咸喜教諭鄧文以學官舊無碑刻懼事跡久遂湮沒欲
備始終傳永遠而屬記于澄予竊謂文儒之尚此聖世
之厚惠廟學之脩此賢令之善政雖然有治有教今日
文治鼎盛而文教獨有當明者焉前令黃文肅公以朱
子之學教臨川之士流風未泯朱子之學宗程而祖孔
孔子之道曠如日月人心所同得也究其理踐其事以

吾心之所同得契聖人之所先得知必真知行必實行
豈徒剽掠四書五經之緒言以趨時于進而已哉臨川
之士繼自今勇猛奮發洗濯刮磨以革舊染以涉聖涯
一旦丕變士習之新與學宮俱新雖俾臨川爲洙泗可
也夫如是其可無負於聖世長育之仁矣其可無戾於
賢令承宣之美矣

至正己亥僞漢縣尹楊鈞新之郡人陳琰記明洪武以來
仍其舊大成殿之左爲明倫堂堂之前左爲尚志齋右爲
務本齋堂後直舍爲諸生號房正統四年知縣王昇重建
大成殿兩廡戟門瞻堂塑宣聖配哲像祭酒胡徽記成化
二年知縣姚志大建興賢育才二坊於學門外十二年知
縣吳憲增葺邑人黎近記弘治十三年知縣陳文試重修
殿宇門廡齋舍嘉靖壬辰值城中寶應寺殿學中弟子以
商人爲艱巡撫都御史胡岳提學副使徐階從紳士議卽
寺遺址建學宮

臨川縣改遷備學記

明鄒守益

臨川在撫州附郭以縣

而學僻在郭外師生日議遷徙圯漏不葺適寶應以廢
寺入官據城中之勝籍其材與產改作有竄而上檣寺
僧覲其利賅以貨賄潛以請託而爲之力者復煽以浮
言凡三改而三沮夫闢佛教以崇聖化於義至順也徙
敝學以入廢址而財力弗擾於民於政體至易也迺至
於十年弗克就嘻其異哉督學事少湖徐公階奮曰古

之人當世主尊尙異端猶倡爲廬其居之說矧革寺汰僧德音屢下而因循若_前論述其咎中丞浦南胡公岳燭羣奸以決正議而畧郡事通判王侯暄夙夜綜畫之經始於嘉靖丁酉之冬越明年以成告維門將將_維堂噲噲維廟翼翼維閣崇崇維齋舍穆穆縉紳耆_以觀易聽感以爲天厭浮屠氏之汚而將起文明之運也亦惟_惟諸君友朋來陳子九川致少湖子之命命饒生庭祥許生源以徵言於南都日記有之凡學官先事士先志事之未克成官之責也事成矣而志未辨是諸士之憂也願聞所以詔之嗟乎士之尙志孟氏有成訓矣良知良能上帝所降恒性必善循水必下本非逆也後提知愛及長知敬遠之天下無待外索本非艱困也然_然學行日備德業日圯恒賢焉而靡所成將無亦有所_所乎剽經獵史琢句組章徼冒祿位擢身肥家其於_於類也間有強其陋矣以纂述爲助業以億中爲實際假借舊聞依憑傳言其於請託類也間有察其非矣異同驅於流俗毀譽牽於時好前瞻後盼且進且卻其於浮言類也二三子其亦思自奮自燭自綜畫以求日躋於休哉今夫浮屠氏之學固亦不染聲利不縈聞見不_不利害儵然自以爲明心矣而外人倫遺事物畢竟非_非然自有之中而不免於自私自利故象山子接孟氏之傳直以公私爲千古儒釋斷案夫非諸生之鄉先哲乎

草廬子嘗記斯學矣曰洗濯舊染以涉聖涯與學宮俱
新俾臨川爲洙泗夫非諸生之夙訓言乎出入于斯陔
降于斯駿奔于斯藏脩咏歌于斯肅然惕然須臾勿離
庸德庸言慥慥相顧俾仁義之良兗諸身徵諸邦家準
諸四海垂諸百世庶幾無忤爾訓言無玷爾先哲無負
爾良師良牧否則浮屠氏且反唇而哂之矣吁其蚤辨
之哉是役也清戎傅公鳳翔首發贖罰三百金以相其
成督學張公時徹協之郡守陸侯堂卜期鳩工而沮嗣
是分巡趙公葉杖僧而籍其產弗守項侯喬撤廢像以
請而復沮嗣是少湖公躬詣相度闢永豐倉空地徑之
延按陳公袁克之郡守邱侯其仁力承之爲流謗所中

三沮於法當幸聯得記其沮者以隱弗書

重脩臨川縣儒學記 明章來 臨川縣儒學舊踞城南青

雲峯之麓自昔師生常以出入爲艱正德中有議城中
寶應寺地高而勢勝可毀以遷學者未幾寺廢議益洶
洶沸騰然未有盛力而堅決者至之於上以故每議輒
罷嘉靖辛卯侍御應山印臺傅公鳳翔奉命清戎於江
西所至以興學造士爲首務臨川之士知公之莫予鄙
也亟條上其議而公躍然報可且發贖金三百以佐費
無何天子用大臣之言召公還內臺公去而異論朋興
事遂不果於成後七年丁酉鄉大夫陳子九川諭於眾
曰學之遷也義舉也無以翼之猶將趨之制決計發而

印臺公之故實具在也而牽奪焉可乎哉於是諸士復抗前議而陳子贊之益力提學憲副華亭少湖徐公階巡撫御史中丞華亭浦南胡公岳相與獎率而專決之由是議論諧協乃以是冬始事越明年而殿堂門廡齋號廩庫尊經之閣庖饗之所師儒棲止之舍次第告成歷十年丁未公又以御史中丞巡撫江西維時有司徒往崇文翊武度於學事又以公之風指先之是故茲學規制煥然大備金碧黝聖不憊欄檻泮池澄泓榆柳葱鬱諸士亦舒翹擢穎踴美賢科邦之士夫耆老莫不欣欣相告以爲地以運啟運以人成昌成奇遇厥維休哉又莫不曰創其始者不必成其終爲其事者不必臻其效今新宮有儷儒效蠅典而公又適至也曰周翔遠觀得無大快也乎得無益加惠也乎是不可無紀也乃相率言於二守攝府事福清陳君一貫節推攝縣事茶陵彭君宋請磐石勒辭以垂示丕烈二君聽之乃構碑臺於泮池之左而以文事屬衮衮邦人也不敢以不敏辭竊謂士之有幸不幸學校之興廢世道之隆替爲之也粵若寓縣分裂文軌殊方皇路險傾中原逐鹿當是之時或曠世而無學或有學矣而學師之官未必備或備官矣而講讀之書未必全或書籍全矣而未知所以教有一於此皆人文之所以晦人材之所以衰雖謂爲士之不幸非過也今國家職效百靈履包四海自國都

以及閭巷由腹裏以達邊陲荒阻之邦百家之聚莫不
宮牆峩峩師儒雅雜縱橫滿架統一聖真而又薦登虞
欽取之途陶範嚴督課之法士生斯世固已不勝慶幸
矣若臨川又南都甸服之地累朝所以潤飾其學校振
奇其人材視畿內諸大邑常相伯仲焉乃今又以隳隔
障闡出入維艱之故至勞羣公庶尹百執事衷思展力
改築而作新之其有德於諸士甚大而其所望於諸士
亦甚大記有之報者天下之利也施而不報則施者輟
矣何利之有諸士獨能安受厥施而不圖報耶蓋吾聞
之天地之中粹然一氣而二五凝孕美惡萬殊是故學
之爲貴也今或徒知所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不可以
強同塞聖門所示一切學聚問辨存省克治之法槩以
爲障蔽爲外道爲執著必欲盡絕知思悉屏脩習如懸
崖撒手獨任自然乃爲本來切己之學嗚呼物感而動
果皆發諸本心耶抑或私心所發而不自知耶果皆由
下所出之泉耶抑或混泥滓而出之者耶是未可知也
夫是之謂佛學音者聖人之閔天下也指事以揆德因
時以立教其名雜其指遠可推以通而不可以言盡也
今或迷本統而泥口耳糟粕之是守成跡之是拘終身
僕僕於經師邊幅蹊徑之內不能有所自得以觀會通
而行其典禮譬之操無星之秤適日中市低昂贏縮惟
馴僮是聽夫是之謂奴學而諸剽掠綴糞莽然務爲浮

誇靡麗之文以釣榮名逐時好如俳優賈術然者無論也夫學所以變氣質之異反性命之同而自覺也奴且佛焉學其所學豈聖賢所謂學哉聖賢所學謂學孔子告顏淵者是也其言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日用人事之常也非禮勿視聽言動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然孔子所以教顏子所以學者惟在於此是不可深忌耶故由其察幾以擇善健決以固執見精一執中之法焉由其應感交萬事出而皆勝私以體物約情以合禮見格物集義之方屬由其豫內以利外制外以養內見敬直義方致用崇德致中致和之要焉由其從事於此而已可克禮可復禮明睿智皆自是出祀天皇帝天下歸仁見遠近精粗本末上下通一無二

之妙焉然則授受數言之間而聖功王事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周子謂學顏子之學正謂此也捨此不務而彼之安焉猶厭康莊而驚絕險膠目裏面而仰瞻天日非所謂不幸而不聞大道之要者耶豈印臺諸公所
以倦倦改作之意耶太觀在上風覃化沐土固宜若此耶衮愚且老言不足爲當時重第諸公所以風我邦人而改易其觀聽警發其趨嚮者不可虛辱也輒冒昧言之謂士其將若之何是役也前鄒公東廓書之矣嗣是大守漳平曾君汝楹二守陳君一貫節推彭君家大尹象山應君雲鷺皆効勤於斯故續書之

嘉靖二年知縣李弘敏脩之嘉靖辛亥知縣李彬又于左橫街口建聚奎坊嘉靖癸丑知縣徐鼎又于直前街口建文獻坊錄臨汝各臣姓名于上並外門而東復鑿大門折入爲教諭宅並列兩齋訓導宅宅之後爲啟聖報功祠

本朝初盡廢康熙十八年知縣胡亦堂重脩

重脩臨川縣學記

本朝胡亦堂

聖人之道大而無方惟

其無方故無在而不有聖人也聖人之道大而有方惟其有方故所在而皆有聖人也天下止一聖人聖人止一地而必於彼焉於此焉紛紛然各奉一聖人誠以聖人之道無所不在也于是乎府有學州與縣有學縣之附於府者復有學學不厭其重複由材木土石生俎豆其籩由俎豆凡筵生鐘鼓羽籥由鐘鼓籥生禮樂詩書其間興廢不一致於是乎有創立有重脩有再建建以考庸庸以紀實斯卽聖道所以長存而不至於有時漸滅也撫州當于三年寇亂郡之寺觀廬舍無不罹灰燼之禍至文廟所爲崇奉孔子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雖蠢然蛇豕慮亦入廟思敬乃竟無所忌憚肆其焚蕩使思樂泮水者四顧徘徊漠然不得尋其迹焉斯生民以來之一變也余以十六年補視臨川諸事廢墜在前入未遑興舉居嘗念職在民社當喪亂孔瘁幸際脩文昭武再觀治平恬然不以置意 聖天子所以設守土者謂何自顧亦尸厥位且互相委棄苟且因循終古無所

底也於時郡伯陳公奮然而起與余力圖之撫之府與縣各設有學學並燬孔子之廟於府與縣同至於議建則必先府而後縣是故府學建於十七年之秋其經營慘淡村費艱鉅郡伯任之於前而余以切在附郭勉從於後惟東鄉亦稍以金佐焉至於縣學之建則余專任其事者也茲地以前之賢達蔚然林立屈指不可勝數後來英雋亦復繼起是學之所繫於人也甚重夫既事甚重而責獨專又不可以或後爰是庀材鳩工始於本年之三月而告成於七月雖大亂後草創而規模制度於焉具存以視邠學亦幸如蒙繹相望免於偏缺矣夫錫金石者難爲功推枯朽者易爲力言與舉之承慶絕也前人竭蹶而謀之後人端冕而祀之言劍始之垂久遠也余不敏豈敢自多其勞然以詳斯學重建之由不可以無志若夫督工趨事者例亦有書不入於記昔康熙十八年己未歲秋八月撰

重脩縣學上梁文

本朝胡亦堂

伏以邳理惟文矧在舞

干之後大經爲聖更逢建國之時天紀用承人謀是亟

忝惟至聖先師秩敦殷禮學建嚴宮振古如茲於今爲

烈震震祇勤夫夙夜以奉脩齊治平之言太常恪祀

乎春秋以崇禮樂詩書之訓克塞之徒皆屏聞知之緒

孔彰至於荒隅凡茲守隸莫不昭虔俎豆罔敢隕越宮

墻乃者兵寇生其棘荆途焉戎馬毀其薪木雲淩魯壁

何方奏絲竹之音霧濕蒙山無地起韋編之籍幸蕩平
之有日經震虢而乃寧一縣其仔百工斯輯梓人獻技
匠氏程材造日之良經時而具予以采藻頓還思樂之
觀於論鼓鐘坐聽從公之奏獲禱伊始頌禱聿新並呼
子來協聆匪祝

二十二年知縣李天植重脩

重脩臨川縣學記 本朝李天植先時臨邑學宮僻置郭

外春秋洎朔望祭謁匪易而學博禮堂既遠諸生講誦
維艱日議遷徙未克也會寶應寺以殿基入官鄉大夫
陳公九川謂決計捐金得御印臺公故實具在迺白其
事於督學使者徐公階徐公躍然報可用條其議於中

丞胡公岳協志董幸經始於嘉靖丁酉冬越明年告成
殿廡亭閣煥然改觀夫闢浮屠尊聖學義爲至正余覽
舊志源流益嘆大君子閉邪掖正之功弘且遠也嗣後
遞祀遞脩載在成書可考而知方余報命臨川也喜此
邑乃詩書名邦人文淵藪科各節義甲於鄰封莫得受
盟薤水矣及蒞茲土例應謁廟環顧內外類皆瓦礫荆
榛惟大殿稍勤墜茨而一殿孤立四壁俱空繼閱邇來
科目攷亦復晨星落落噫嘻人才盛衰其由於學宮之
興廢乎昌明理學以廣儒脩者士子責也崇閣學宮以
廣化成培士氣者有司事也曩者有志未建踰三年政
事粗理爰上申郡憲鳩工庀材而創始焉將正殿厚加

丹雘左右兩廡並構臆櫺先賢名儒主位爲之一新政
治莫先於建學建學皆所以明倫去大殿數十武暨明
倫堂則親遯有所矣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去明倫堂丈
餘建敬聖公祠則拜奠式序矣聖賢道統主敬惟一於
啟聖祠後起敬一亭則傳心不遠矣臨川野次斗分上
鏤魁星以揖列宿其擁護宮後者備矣泮水池畔環以
木欄廟前應門高甍闕屏其排衛宮前者密矣他如名
宦鄉賢兩祠具舉俾遺愛永存令德如見亦得展吾景
行先哲之心矣於後空基列以秀草奇葩蒼松翠竹使
嘉卉扶踈煙雲湧漾過此者目不給賞謂堪與菁莪棧
漢爭妍至宇下斃以磊礫宮牆綠以百堵東西前後夾
第成功揆諸闕廟初心庶幾克慰焉耳甲子賓興余躬
親簾事揭曉唱名臨川登雋八人號稱極盛內外監司
咸舉手加額曰此李賢侯養士美報也余敢自多其功
哉亦廟貌聿新聖靈妥侑有大造我臨川士信乎學
宮廢興關乎人才之盛衰也是役也攝府篆南州司馬
謝公暨憲府張公新蒞並捐貲助終計木石陶冶丹漆
諸費約千餘緡用捐祿米而不侵課賦工給傭僱而不
科夫丁此情此志或可令衆庶見乎願鄙人士鍵戶稽
古篤志進脩古人讀書長白山斷齋畫粥以天下爲己
任者流風可師也一旦出膺民社無愧科名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所學凡諸公克如我所期者卽我可藉以告

於先師豈不相與有成也哉時肇工於康熙癸亥冬落成於次年甲子三月也

臨川新成學宮賦

本朝湯秀琦

南斗進賢而爲天廟北

斗戴匡而曰文昌一麗星紀之野一
次紫微之鄉獨昭武之建郡聯二斗以爲邦羅天回而符地
譏躔弁籥而梁榭光發跡於長沙王駐軍之嶺
孕靈於南岳僊鷲駕之場羊城中踞虎洲外
張扉藩鬱其已峻鄉校奮焉斯並初基青雲
之舊壤嗣遷繡經之古堂篚鼎容裔冠蓋
騰駭有七齡奏賦之同叔有萬言悟帝之
每王敦復無添爾祖純爰小嘑子房青編
赤子帥儀部玉茗金梔家太常人聽春秋
木鐸家分雲漢天章非河獻不生異敏

并雍泮不悉俊良譬如和璞又若干將
和璞待礪鑄以呈彩干將假鑪冶而雄健
乃運移夏鼎識同禔灶甲馬駢填於禹甸
蜚熊燦怒於孔廟環林之衰木就平璇池
之秋草斯少記升降於台階悲管絃於晨
嘯良以變動者不易之象傾否者成泰之功
五石鍊而天愈穩七寶消而月轉融乃有
明牧道洽文翁念一邑之膠庠弗飭卽六
條之司牧未終登景圖而遠望決成算於
淵衷爰損五馬官粟亟召七鳳良工求地而
懸準望卜日而取剛中九筮廣輪表太室
三階重軒象澤宮昔則講壇草樹藝圃烟風
今則泗水與臨汝俱浚五峯與龜蒙競崇
俎豆衣冠重理絃歌雅頌來同爾乃詳觀
其體勢崎嶇

良業何其壯也規模周洽又何麗也披襟遠覽志斯暢也徐步靚深神霄澄也面正陽而啟位兮傑閣儼其倪天對橋門而發響兮華鐘鏗於几筵秋風歷歷霜前動曉聲融融日生煙都莊正闢聲光連綿簪笏亭於道左綦組接於堦前山則香楠欵跨於乾擢修阿以拂日樓老鶴以忘年以壯基局則尊以生仰止則賢峙其右者折衝之都尉奇其左者永安之金仙畫動旌旗翻日影風含金磬清夜禪匪獻誠而常觀八陣入聖域而目短三元體勢之廣崇著斯信足開文物之象先至其軒墟互奏隱隱嶙嶙正聖座而旭烏啟照釐配位而振鷺斯升丹柱露駁陸柏孤撐東廂靄靄而穹窿西序颺颺而寥泬砌厓靡以鋪文砥洎沈湊以生絲芹問道中闔有其地揜帙函丈有其庭戴憑於此奪席匡衡於此橫經步元游燈之館斯建尙友仁親之舍維新門成闕里戶作汾亭既周規而折矩亦延庚而挹辛規模之周洽若斯能不融齋以移情於是縱心神警寥廓浮青者黃華神女之仙壇函白者南湖先生之義壑唐帝齋花氣悠悠朱公愛蓮風漠漠山則虎豹分形臺則金石如削紫相之醒泉有銘黃庭之墨池在廊或方惠水以通源或灑芝英而吐萼解雲香靄府源歛曜想華子計畝於芝田憶晁侯披書於芸閣靈谷爲江南名區英巨爲石人局鑰白如青案浮庭飛如丹霞度幕縈紆城闔川原噴

薄零泉手門渤海所鑿金堤鐵犀古公是漢漁唱與溪
風俱來賈帆與遠天並落烟光平而風景鮮塵滓汰而
浩風託由是排落囂塵澄懷虛對相忘於挾策鞭羊游
情於飲蘭餐溼陸象山之德性有徵吳草廬之天心可
會人思元而淵冲室生自而雲霽雪色冬凝螢火秋碎
風擊楫而成響月上軒而瀉沫營爲之桎梏都捐健羨
之池籠俱潰時則無繫於神有道於器閒理鳳翻龍唇
馳思天吭地喙情漉水壺人存風擊攬絃則臧文仲東
門之彈說詩則下承真西河之磴振白鳳於辭場駭離
龍於塵外共白雲鷗鳥以志機與春風沂水而相配偉
矣哉宮廟成兮天宇青山增峻兮水增深旣冠臯而聳

壑亦渡詭而雲陰旣攬碧岫澄江之秀亦開光風霽月
之襟雲蒸則蟠飛變質氣美則歸昌揚音太華千仞而
棟桷托九濱萬斛而珠貝沉乃有綠衣童子黃香年少
鼓篋稱詩商絃學操對几筵而生恭步局閣而臻妙飲
三升而膽氣聳橫傾八斗而珠璣爛照有若通德達材
升堂入奧井丹擅五經之名何蕃標六館之號自然蜚
聲同鄭辨豈止讀書半袁豹或則第出金張家承王謝
珪璋嗣輝驂駟方駕儼健蹒躑魚魚雅雅伯埴仲篋以
齊鳴玉昆金友而相亞榷瑤林瓊樹於庭前引鳳折方
流於階下又或貧同公穆臥似王章曾授青邱之易未
都絳紗之堂得沐身於清藻將搏翼以廣場龜藏六則

如失虎挾乙則俱颺其間賦質殊施紛綸奔或下掉
 三年或千里一日或椎魯若尹焞或俊慧如張繹或觀
 月顯傲或窺日簷隙或志專而馬足可忘或通辯而難
 談於夕或一石而半丁或廣旨而嶽筆莫不受曲直於
 繩鈎稟裁成於刀尺既披沙而見金亦爛目而錦溢蔥
 菁兮堯韭而舜花聲華兮元甲而白乙真祥麟鳳死以

於醫帶梓根文杏之載植靈乎哉髮茲巨搆孰不期賢

說文為而風行地離文明而日麗天賈誼升而刺史治
 各齊進于臨軒登高臺多雲閣之士載文武並植
 卷上河東之延年伊盛朝五若茲嘆難得而登旃爰載
 欣而載金詩
 乾隆五年知縣李廷文重修

歐而載金詩並樂於詩信

募廣學宮序 本朝李廷友竊惟人文由於聖道

於學宮聖道尊則人文盛學宮脩則科第多此不易之理也臨川人文甲於豫章邇來中落甚至脫科實錄聖廟未極尊崇學宮未極巍煥以至於斯本縣蒞任之後卽將聖殿兩廡次第脩理然規制尙多未備今據本縣舉貢生監具呈前來詞稱縣學無奎星尊經二閣樹聲樓亦穿漏朽蠹不脩且壞議將現在明倫堂改爲崇聖祠現崇聖祠改爲奎星閣東偏空基前建明倫堂中建尊經閣後分建二齋餘費脩樓措注頗善約費千金公項無可支動不得不藉諸紳士共相扶助本縣進士舉人貢生數十人文武生員四百餘人監生八百餘人縣

學分十四路每路公舉二人為首各領知單一本自一兩以至十兩多寡聽其心願各注職名實載分金統限已未年正月內各路首事人催齊公分銀單齊繳貯庫交與庫吏看明每路併為一封為首生員花押投櫃仍造總冊俟起工日逐封發用即於總冊內注明開銷不致冒破定於已未年三月擇日起工限三個月告成落成之日並石紀事碑陰刻刊助費職名于兩者列第一層六七兩者列第二層四五兩者列第三層二三兩者列第四層一兩者列第五層事屬急公理歸激勸起工之賄名集木石各匠繪圖估費開明丈尺大小令其包叠刻日成工首事之人仍分班查察物料務如所議毋得虧運庶幾簡而不煩事半功倍聿觀厥成聖學尊嚴人文亦丕振矣乾隆戊午嘉平月文林郎知臨川縣事婁邨李廷文敬撰

臨川縣學大成殿上梁文 本朝李紱 伏以至誠盡性參

天兩地而位乎中學校明倫型仁講讓而興乎下遡虞夏商周之教莫不從同在鄉黨州閭之間並建乎學惟先師先聖集條理之大成惟先賢先儒衍統緒於永世敬瞻聖殿宜極尊崇瞻念前功已多剝落今 國家景運正重道以崇儒在臨汝各邦宜尊師而敬學當事首先倡率紳衿合力助勦雖建講堂未脩正殿乃有出羣之士獨任千金遂成不日之功光昭百世日當黃道天

上虹梁敬惟有巢氏之神佐以公輸子之巧廟成奕奕
頌奏巍巍

拋梁東東山舊有聖人宮誰識臨川聳靈谷儼然見縹
與龜蒙

拋梁西巖峯千丈是丹梯惟有尼山高日月邱陵一望
總難齊

拋梁南聖轍曾聞適楚豫興魯家風傳聖道直排泗水
注江潭

拋梁北學聖猶如星拱極宮壺數仞得其門宗廟百官
猶可識

拋梁上聖道如天同仰望天高自有上天梯希聖希賢
不可識

拋梁下似水滂流興教化鄉賢名德數曾王內史流風
繼工謝

伏願廟貌千秋道心一貫博厚高明悠久宮墻配天地
以無疆道德經濟文章人物與山川而並壯將五王六

曾八晏不難復見於今茲而三元雙桂萬魁咸得觀光
於上國矣

崇聖祠在舊明倫堂北

名宦祠在黌門之東偏祀胡士恂以下十六人

明胡士恂臨海人

李用彬泰州人

徐鼎漳浦人

林潤莆田人

司汝霖 荆州右衛人

王永寧 烏程人

蔡思穆 攸縣人

吳用先 桐城人

葉廷祚 南海大原名天啟

張采 太倉人

鮑之祥 麻城人

曹鳴遠 徽州人

朱鳳 宣城人係主簿

本朝邱泰 胡亦堂 慈谿人

儲掄 臨川文章人

鄉賢祠在賢門西偏祀宋晏殊以下 人會頭天

外丞相晏元獻公殊

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

中書舍人曾文定公鞏

尚書左丞魏國王公安禮

秘閣校理王公安國

學士曾文昭公肇

直秘書閣鄧公考甫

處士溪堂謝先生逸

處士竹友謝先生邁

處士浩齋過先生源

青溪汪先生革

工部尚書崔公縱

吏部尚書晏公敦復

吏部侍郎李公浩

處士艇齋曾先生季狸

待制陳正節公元桂

元處士澹軒孫先生轍

處士六有饒先生宗魯

明明經知縣揭公執

提學副使章公衮

叅政樂公護

禮部郎中陳公九川

御史曾公佩

總督河道右副都御史周公孔教

禮部主事贈光祿寺丞湯公顯祖

思南知府即公機

副使周公訓

叅政陳公文燧

工部郎中鄒公光弼

同知朱公那喜

運使吳公賀

禮部郎中吳公宗漢

副使黃公廷寶

光祿卿徐公汝陽

處士傅安所先生位

孝子傅子賢先生合

鄒御史邱公兆麟

提學叅政吳公之甲

知府李公粹

福建巡撫朱公欽相

懷慶副使劉公廷範

臬司僉事劉公一瀾

刑科給事傅公朝佑

廣西僉憲張公斌

安廬道湯公開遠

奉政大夫徐公璘

贈鄒御史易公兆貴

晉之坊造上比成周之盛晏元獻舊學有甘盤傳說之
勤王荆國鴻謨以稷契皐夔自命君臣魚水際會風雲
魯文定孝友之風父母昆弟無間陳明水師友之盛天
人性命可通尚有典型莫不興起前經兵燹芹藻猶襲
今幸邳隆宮牆宜備惟官師之倡首屬紳士之同心大
興脩學之功先建明倫之地時良月吉欣逢黃道之開
鳥革葦飛宜有斯千之咏齊聲頌禱人啟文明

拋梁東華堂起在五雲中最喜朝陽光正照梧桐鳴鳳
盡離離

拋梁西紅泉碧澗好山淡良相名元相繼出一枝仙桂

上天梯

拋梁南三元樓巒勢巖巖近取栢林爲寶帶遠收盱水作龍潭

拋梁北金石臺分丞相出人臣移孝以作忠儒者齊家能治國

拋梁上清風門內出三柏古來人傑因地靈惟有此堂正相向

拋梁下五色綵虹天上駕泮池水長墨龍飛千載人倫與教化

伏願皇風益盛聖化彌崇旣叙駉倫進箕疇之五福爲章雲漢永文教於千秋學日熾而日昌不虛作者士希賢而希聖無教人斯

音之坊造士比成周之盛安元繼舊學有甘盤傳說之勤王荆國鴻謨以稷契阜夔自命君臣魚水際會風雲

曾文定孝文之風父母昆弟無間陳明水師友之盛天人性命可通尙有典型莫不興起前經兵燹芹藻稍衰

今幸邳隆寤宮精宜備惟官師之倡首屬紳士之同心大興脩學之功先建明倫之地時良月吉欣逢黃道之開

鳥革羣飛宜有斯千之咏齊聲頌禱人啟文明

拋梁東華堂起在五雲中最喜朝陽光正照梧桐鳴鳳盡離離

拋梁西紅泉碧澗好山溪良相名元相繼出一枝仙桂上天梯

開川縣志 卷之二十一
拋梁南三元樓聳勢巖巖近取桐林爲寶帶遠收盱水
作龍潭

拋梁北金石臺分丞相出人臣移孝以作忠儒者齊家
能治國

拋梁上清風門內出三相古來人傑因地靈惟有此堂
正相向

拋梁下五色綵虹天上駕泮池水長墨龍飛千載人倫
與教化

伏願皇風益盛聖化彌崇旣叙菁倫進箕疇之五福爲
章雲漢永文教於千秋學日熾而日昌不虛作者士希
賢而希聖無斂人斯

尊經閣舊在大成殿後久圯乾隆四年改建於殿東明倫
堂後

臨川縣學尊經閣上梁文

本朝李紱

伏以學者之心必

希乎聖聖人之教大備於經自一書開天義易爲文章
之祖一中傳道尙書爲政治之宗風雅本於性情實基
王化春秋義存褒貶用正人心左氏公羊教梁備征伐
會盟之大儀禮周官載記兼鄉邦朝廟之全教人倫則
孝爲德本行王道則樂告功成論孟爲人德之門爾雅
亦治經之訓四千餘載共此心傳十九萬言存諸典籍
今 國家崇儒重道十三經願在學官維臨川考獻徵
文尊經閣尙虛建置有經無閣不無墜地之虞以閣學

經乃助光天之化本經術以飭吏治官斯土者實有盛
心因經正以興庶民居是邗者莫非同志乃剝凌雲之
構遂成不日之功是用作歌勸俾勿墮

拋梁東經學初傳鄒魯中東嶽東山表東海臨川靈谷
正相同

拋梁西天祿石渠猶可梯經學西京漢儒盛會王文筆
斗山齊

拋梁南南人爲相記新祭經術山來足經世三經新義
正須探

拋梁北何須北學誇中國六經俗鑄發精華臨川自有
文章伯

拋梁上澄如日月行天象臨川靈氣應文昌化玉經成
軒萬丈

拋梁下地上風行施教化江河萬古永流傳臨汝淵源
有經社

伏願經學昌明人文炳蔚官以經訓士如昌黎直晉銓
衡士以經傳家若中壘早登秘閣學古所以入官惟詩
書禮樂可易俗而移風經德非以干祿而富貴功名亦
同條而共貫矣

奎星閣乾隆四年建在崇聖祠後

臨川縣學奎星閣上梁文 本朝李紱 伏以物華天寶

上燭乎星辰文運時亨亦旁通乎象緯溯臨川之古縣

獨應文昌占星紀之次垣正當上舍維奎一宿天下詞
文在地成形日中見斗有宋五星之聚遂開濂洛之傳
西方七宿之懸獨占降婁之首厥行維木宜成青碧之
形黃禽得狼遂立猗猗之象如椽在握職掌絲綸立極
以翬飛騰蓬島實人文之主宰爲多士所仰瞻臨川有
閣舊踞香榆學舍在前若依斗極是以裴陳汪李各號
名元黎傅張劉連魁解額比因閣毀莫奉神棲指華表
以興懷頤宮牆而減色乃卽舊基之上重興新閣之功
聯二十八宿之光芒振三十餘年之墜緒旣鑑吉日敬
上雕梁用中頌禱之歡聲永作文章之司命

拋梁東東方七宿是蒼龍要與臨川啟文運鼉頭龍角
正相逢

拋梁西正是奎星神所棲畢宿便爲羅士禮參星好作
上天梯

拋梁南方鳳羽正翬翬共占文明在朱鳥楚星翼軫
也相參

拋梁北劍氣上衝牛斗白從今開闢文章府奎宿相聯
是東壁

拋梁上多士瞻天識星象奎章閣上有文章放出文光
高萬丈

拋梁下星芒下照書千架聖道猶如日月明奎光萬古
開長夜

伏願元燈相續奎宿長明斗酌天漿起昌黎之八代筆
驚風雨揮太白之百篇高閣差峩壯高魁而永峙大文
炳煥衍大業以無窮

敬一亭在尊經閣後明嘉靖間建卽謝靈運繙經臺故址
今廢

樹聲樓明嘉靖間知縣應雲鷺建天啟辛酉知縣曾化龍
改名三元樓懸故寶應寺鐘於上後圯 本朝康熙中重
建乾隆四年重脩

聚奎坊明嘉靖辛亥知縣李彬建今圯

文獻坊錄臨汝名臣姓名於上明嘉靖癸丑知縣徐鼎建
今圯

與圃在學宮前今廢
祭器庫在戟門左

教諭宅

訓導宅

學田明萬曆間知縣袁世振劉孕昌置湯顯祖記又御史
陳公文燧捐田四十畝推官程德良碑記今學田詳賦役
志知縣李廷友捐置十四畝乾隆七年撥入青雲書院

新置學田記

明湯顯祖

臨川學宮自城南而遷故寶應

浮圖地也與廣壽寺並儲而南學宮乃寡田以養其學
官弟子而廣壽之田至若干頃中頗侈削去十一二前
袁侯復之予爲記其事若曰田之設以成道寶而覺世

也庶幾禪律之士聞而脩以惟也已而主其用者瀾漫耗靈不以給四方禪律法善之食而四方之以禪律至者亦皆鈍劣朽憊不稱威儀應食之義我劉侯見而悲之曰法王以衆生爲田吾聖王亦以人情爲田禪以禪悅食儒以儒悅食哉彼賦此亦天下之通義也遂以其田若干畝與郛較而入若干畝於縣學宮爲經紀學宮弟子禮際振絕歲費出入皆有程於是諸博士先生弟子忻忻焉言焉稽首而贊曰侯之惠也嗚呼侯寧惠而已耶其以爲教也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尙志仁義而已殺一無罪非仁而取非其有非義如此而大人之事乃備博士先生肝衡而燕坐諸生嚴雅而遊術上無公家期會之侵王無非里怨敵之苦舞蹈太平之世咏歌先生之風當此之時將何事乎毋亦思曰吾道廣矣大矣能無弘願深矣微矣能無妙思慮其虛何以近聖人之居食其食何以事聖人之事有聞焉而加脩惟也乎仁以耕義以種至於安之樂食之肥而後侯之教有獲於無窮不然館餐已具徒彼之裁而此之賦也吾黨相與爲惠而已非侯旨也亦非士之志也

社學四曰志道在東隅興魯坊曰據德在南關青雲峯下曰依仁在西紫府觀前曰游藝在北景德寺左明嘉靖知縣李彬建久廢

重建臨川縣學明倫堂暨尊經奎星二閣記本朝李紱

學所以明人倫而人倫之教備於聖人之經經明倫敘文運所由以昌也故郡縣之學方明倫堂又有尊經奎

在焉

文昌文昌六星在斗魁之土撫州府學及臨川縣學並

有魁星閣魁星者斗魁上之星即文昌也魁或作奎取

宋時五星聚奎之祥稱魁星則臨川之所獨稱奎星則

天下之所同從獨則親從同則大故仍從奎而臨川縣

學之奎星閣後祀范四士無矣尊經閣則自明嘉靖中

遷學以來所未嘗建明倫堂舊建於聖殿之後崇聖祠

之前而崇聖祠隘隘不足以及安神靈斐縣李侯以

特簡來令臨川甫下車即亟於修學屢捐貲倡修而邑

中主天夫應之者不勇或爲補苴罅漏而已余嘗佐冬

官頗習鳩工庀材事木石大小長短精簡皆能料量之

又嘗佐地官掌三庫於筦鑰出入爲習乾隆丁巳丁太

夫人憂再踰歲己未春始克赴郡城率紳士應侯命謀

修學侯置酒延二十餘人首其事屬余總任旬稽營度

邑及士服侯之誠又頗信余之拙不屑爲欺也於是咸

踴躍出費力半歲而功成明倫堂高二丈有四尺廣五

丈有六尺木瓦石堅髹漆明麗宏偉巍煥稱學之制前

爲三門傍繚以牆後建尊經閣廣與堂同又加高焉重

檐飛甍陵霄匝地適

天子方頒十三經于學奉皮閣

中稱尊之義學建於郡城香榭峯居中最高東偏稍卑

堂閣既建若環蒼龍於形勢爲宜而以舊明倫堂改建崇聖祠祠後高阜層臺建奎星閣制與尊經閣同廣深殺三之一聳拔高迥祠殿倚焉勢若負辰邑人士觀之咸欣歎以爲昔時所未有也侯不自以爲功而屬余記其事余惟君子之舉事也正其名必究其實而後有其效邑人士登斯堂以遊於三閣顧名而思義事親必孝事長必弟居室必和交友必信其出而事君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必盡厥忠而後無愧於明倫之名也至於經義匪徒誦習爲科名之用每覽一義必反諸身以審其違合如陸子所云六經註我我註六經而後無愧於尊經之實也經明倫敘斯文其不在茲矣乎文在於茲而文有不昌者乎至於經明行修之士則禮親之扶持之荒經而蔑倫者則擯絕之懲劓之此上之所以鼓舞多士者侯旣久已行之而報最伊邇後之嗣任茲土者尚踵而行焉彰淑別慝樹之風聲然後士奮於經明行修而文乃益昌而無窮極也乾隆五年夏五月賜進士出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邑人李紱敬撰

臨川縣學重建先師殿碑記 本朝李紱 恩生於三事之

如一父子之恩天性也君臣之義無所懸於天地之間惟師道則容有不立與雖立而未極所以尊崇之時三代以上之學各以開國之君爲先聖以佐命之臣爲先

師以臣爲師則師道之崇未足以比君親矣漢唐並沿古法分先聖先師爲二人宋仁宗始詔天下州縣咸得立學仍各立廟專祀孔子師道於是乎定而所封文宣王猶仍唐制用王者之禮王雖三代時天子之稱漢以後則以封臣下是王爵猶未爲尊崇之至也明世廟始用臣下議畧去王爵專稱先師庶幾在三之義而猶未昭然申明所以尊崇之意我國家崇儒重道聖聖相承聖祖仁皇帝親祀闕里特用太祀九叩首禮御書萬世師表殿額頒行天下學宮世宗憲皇帝益加尊崇命天下遍先師名諱改幸學爲詣學用追王之禮加封啟聖公以上五世竝爲王爵今皇上嗣統繼志述事特詔先師殿用黃瓦蓋全乎帝制而後師道足以配君道而無復遺憾也至於先師殿制前史未詳惟漢文翁治蜀作禮殿以祀孔子左右殿壁繪七十子像而後世祀孔子亦無不建殿者非此不足以明尊也撫之爲州當宋時治五縣竝建學而臨川爲附郭邑體尤尊元末之亂城闕蕭條明初遂截削南隅學在城外至嘉靖中始因寶應廢寺改建於城中一時草創材斲楛楛麻迨今近二百年朽蝨日甚污萊盈庭其宜修建亟矣婁江李侯來爲今日以修學爲事而未能大修也昨歲集紳士合議又首捐貲倡建明倫堂及尊經奎星二閣惟先師殿工鉅費繁召匠氏料估需銀千二百兩有奇

梓難大舉本縣諸生張樞爲余姪屬素有高識試爲勸
焉果慨然獨任其費而侯與余同領其事於是撤舊殿
重建之木良石勁匠才工精瓦用缸質丹艷重密蓋以
雕繪蔚然赫然若朝霞擁日震眩心目又以其餘力修
兩廡三門唐陞泮橋擴樹聲故樓修建禮門義路各四
楹邦人咸喜頌侯之功閱余之勤而尤嘉張君之義乃
能成此二百年來未有之盛事也侯意猶不自己約余
再延紳士之有力者豫銀數百兩改修崇聖祠益齋舍
完牆垣而後學制大備而吾邑所以尊崇先師者亦於
是而無憾麗牲之石宜勒厥勲以勸後之人而以文屬
余余惟君子於大學之道無所不用其極余與侯因張
君之力於所以尊崇先師之廟貌者旣已盡心而用其
極久諸生之所以學先師者亦思所以用其極乎用其
極者非謂所學之遂至於孔子也亦盡其心以盡其才
焉耳人之生也其才之分量不齊而不能盡心以學聖
人則皆不能盡其才以用其極者也吾臨川前哲若晏
元獻之醇玉荆國之高會文定之正皆能盡其才以用
其極佗若章介菴陳明水之理學湯若士之詞賦陳大
士之經藝力有大小事有偏全亦皆能盡其才以各用
其極諸生之志於學者務勉希先哲各盡其才各用其
極庶無負 朝廷所以尊師之教與今日修學之舉也
夫乾隆五年夏五月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邑人李紱敬謨

聖善東後有門前無出路往來皆由禮門雍正八年知縣

李廷友教諭黃廷魁訓導熊淑藻新諭廣壽寺僧空出

地基除爲有道捐築圍墻往來稱便學宮嚴密

學宮西營房逼近廟墻乾隆七年知府唐公會商都閩牛

公擴出地基八尺捐築垣墻者知縣李廷友署縣沈顛

文始詳議者教諭萬物觀訓導熊淑藻也

明倫堂前乾隆七年知縣李廷友捐砌磚墻存堦署其門

曰臨川縣學自是規模大備

臨川縣志卷之二十三

學校志

書院

臨汾書院在郡城西南二里宋淳祐九年倉使馮去疾建

祀朱文公其規制有孔子祠堂朱文公祠堂論堂尊經閣

立四齋六亭氣象清麗雄偉設山長一員主之養士有莊

元循宋制延祐乙卯尊經閣火越六年同知馬合睦新之

臨汝書院重修尊經閣記 元吳澄 宋淳祐戊申馮侯去

疾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事至官之日以其先師巖

國文公朱先生嘗除是官而不及赴乃於撫州城外之

西南營高爽地創臨汝書院專祠文公爲學者講道之

所明年己酉書院成位置分畫率做大學故其屋規制

非他建書院比左廡之左豎危樓貯諸經及羣書於其間扁曰尊經閣大元延祐乙卯樓燬於火官命重建越六年庚申四月廬陵黃鎮來長書院始克構架又三年至治壬戌九月工畢事完輪奐復舊同知總管府亞中大夫馬合睦提調其役相之者前經歷趙諸繼之者今經歷張久明也是年春予往金陵過撫山長以樓成請記予將行未暇作其冬還自金陵而總管太中大夫杜侯至與巡按官廉訪副使董侯登斯閣周回瞻視且嘉山長之勤又一新外門齋舍煎廡暨池亭靡不修葺而以書來促記命山長躬詣吾門以請噫漢賈誼有云俗吏所務在刀筆篋篋侯下車坐未煖席而捲捲焉以儒學所當務爲急其賢於俗吏遠矣哉書院之創迨今七十餘年矣未嘗刻石記其興造始末非缺歟今侯急人之所緩而補昔人之所缺予何敢以固陋辭夫尊經云者豈徒曰皮羣書於高閣以爲尊也哉尊之一言何所本始曾子嘗言尊所聞子思嘗言尊德性尊者恭敬奉持不敢褻慢之謂經之所言皆吾德性內事學者所聞聞此而已所聞於經之言如覃懷許公所謂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而後謂之尊讀其言而不踐其言是侮聖人之言也謂之尊經可乎昔日馮侯名此閣今日杜侯之重揭斯扁也其望於學者爲何如予少時一再就書院業不常處也退而私淑於經一句一字不敢輕忽

資凡方少用志亦甚苦然老矣而無聞僅能通訓詁
文義之糝糠於道昧如也其有負於馮侯之意多矣繼
自今學于書院者其可不深戒予爲戒而惕然警懼動
靜語默必知所尊以求無負於杜侯也哉杜侯名毓賢
而有文嘗爲勉厲學校之官故其加意于儒學若此云
至正辛巳照磨王堅孫按民所侵南湖地入書院重修殿
宇齋舍

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元虞集

臨川臨汝書院在甍城西

二里許有漚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東南諸原之水
霖雨不溢旱乾可漚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與郡城衆
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甍城之西與

所謂臨水汝水俱合於盱江之水北行去郡城殊遠雖
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峯嶺膠轕地勢鹵莽
自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盤互
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溼鬱
去其穢底以來爽塏而致清通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
之休養生息蓋有所係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茲
湖也考之舊志容其進而莫之敢湮者舊矣故宋天聖
中修唐故事郡志放生池太守朱公正辭用詔書卽此
湖爲放生之池其說曰使烏魚草木各得其性以祝人
君之千萬壽云是以有可道諱之而邦人以盛春出遊
於斯將以宜濯其昏滯以禳戒其不祥而守吏亦將率

其僚佐賓客備其情而遂其樂焉此太平之盛觀善與
民同樂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
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爲
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於是常平使君馮公去疾卽
湖爲堂率學者以從事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
尊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爲風零詠歸之地聖人
士耆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徽菴程君以
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爲之師游其門而甚
知名者故程文憲公鉅夫故吳文正公澄其人也蓋書
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三十年而內附國朝崇尚學校建
官立師士之敦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執事者
弗度浸爲考近居民墾塹殖利鳶飛魚躍之深濶以
汙萊之變易川涿雲飛之間適限以町畦之縱橫吏民
失及時之樂士子興茅塞之嘆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
爲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尤豈
不知阡陌之立溝洫之浸皆可以妨稼穡乎繼而聖賢
之相承謹修其志而不致盡者所以爲天道地利之當
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輕廢乎此又君
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
者乎益日力有所不及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
來爲照磨覽其舊迹而嘆焉愛蓮之名徒存而中通外
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注語諸其

僚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或請接圖籍之舊而復之
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租入無弊廩膳有
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
新完之土田之久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詰勸以
承王君復湖之志而幕長毫人趙君雷澤實來克合其
志按得其實卽備徒役具畚鍤除積壤完隄防沛然而
清流集淵然而止水亭生楹爲之光輝飛動爲之欣悅
而郡將處州萬戶邢旻惟明始作瀨石之亭以爲之勸
而放生沈流風雪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
督春錄事司遠魯巷赤和尚與震也旣而太守洛陽楊
奕益始下車登縣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寬吾
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旣盡予
得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
於斯者乎鼂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措之
宜者如此以予旣老而家居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以
其府公之命來求爲之記云

明初兵燹南湖湮爲田書院廢萬曆中以縣學舊基爲五
賢祠祀王荆國陸象山朱晦菴吳草廬康齋因以臨汝書
院舊額扁焉今廢

臨汝書院記

明陳九川

舊臨汝書院宋提舉馮侯去疾

所建以育羣才者也據南湖百畝之勝規制亞於大學
曾南豐諸賢有遊湖詩雪機草廬出其中國初兵燹居

民分據其地并湮湖爲田屢有欲興者苦於難復臨川縣學故基在南門之外去南湖伊邇先是祠祀象山先生及草廬康齋於右嘉靖丁巳郡貳蔡侯元偉視篆相其左益深廣前後皆池左濠而右市又有青雲峯林木之勝乃因諸生而遂成之中爲講堂五間後爲寢息之堂前爲門稱之兩廡爲舍四十間已乃相祠傾圮復撤而新之俱不費公帑經始於戊午七月落成於己未六月而新守陳侯元琰適至雅欲振作士類興起斯文乃屬記於明冰子以紀歲月且請所以詔諸生者予曰書院所以輔相學校之不及也吾儕聚諸邑之英歲時得以講學其中四方之豪傑有以斯道至者不勒官府得以棲息焉利甲大矣顧予其何言哉蓋聞古者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曰在明明德足矣而又曰在親民言必親民而後明德可明也親民足矣而又曰在止於至善言必止吾心之至善而后親民明德有所準也是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后家齊國治天下平乃止於至善而后明德明於天下矣夫止至善而必推功至於格物者何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知者物之則也是之謂天則是卽天命之性純粹至善心之本體也雖不睹不聞而體物不遺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喜

怒哀樂心之物也發於無聲無臭之中至微而施諸家國天下之用甚博戒懼以誠之而皆中天則斯物格而知至矣知也者中也者和也致中而和則人極以立擢位育之樞實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致知也者致吾心之良知也良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孩提之知愛敬仁義也致而不息仁義不可勝用矣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行矣而著人倫者庶物之大端也乃由良知之仁義以行非行仁義也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止至善以親民明德也所謂順帝之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也者如心也如其中心一順帝之則而已羣聖一心皆自然而致良知者也象山曰宇宙卽吾心吾心卽宇宙蓋悟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曰在人情事變上用工亦庶知孔門格物之學乎後世之學高者淪於空寂卑者溺於支離其於至善者遠矣此兩侯之憂也嗚呼侯所以嘉會多士者如此所不感而與者無人心者也吾儕尚交勗之哉是學也前尹林君潤實協相之若通鉅何君諮梁君繼芳節推董君士仁新尹游君曰章感樂贊其成法皆得書

巖臺書院在青雲峯之左宋嘉定己巳叅政李璧遷臨川因登青雲亭顧其左方有佳趣遂捐橐金屬令黃榦市地建堂以而巖峯中祠孔子左右爲朱晦菴李巽巖祠傍列

峩峩峩峩記末王克勤江山勝概必因人而重又必待
端人傑士抉英靈之困發登臨之要然後爲益重斜川
栗里以淵明重城南南溪以昌黎重瀛南閩西以子美
重竹樓雪堂以元之東坡重茲其凡也斗牛間江山之
富臨川擅其勝臨川江山之勝青雲亭据其會山勢南
來挾巽溪與俱扶輿旁魄至是益壯相傳爲五老第一
峩舊奪於豪民積年而後得之荆榛蒙霧未盡除剪無
逢掖者響屨聲山英川靈固亦有待大然眉山李公璧
儒林宗工袖手暫來稽繹約史口有常課實接後進論
說無隱其篤學好古蓋有韋布之所難遠近之士慕趨
爭先今年春公至邑庠登所謂青雲亭者獨偉其超絕
徙倚徘徊賦三詩其上又顧亭之左右指曰是其下有
佳趣宜堂其間以待士公亟捐橐金屬令尹黃君翰剡
地鳩工俛仰之間楹戴梁瓦雄雉吾堂翊以新門繚以
高垣士人爭前觀之驚曰非吾流峙之觀之舊邪何久
茲秘今方爲公獻狀也則相與過亭而躡天光絢發雲
霞蔥蒨近水遠山嘘黛浮紫曠如也俯躡書堂經行燕
坐便齋清池卉木陰翳邃如也堂後趾一臺以四望所
觀與亭雖異而實則同信哉識度不凡觀境隨異曩未
呈露今爲公發之公又以所携書千卷度藏其上按寰
宇記臨川山有銅陵實州之望謝康樂所爲賦詩者也

父老是裕公侍集英進諸生於庭誰嘆永歌飛仙婆娑
相期切磋與堂弗磨

崇儒書院在城東明萬曆中建今廢

復修南湖書院簿引明周孔教郡故有南湖書院蓋建

自趙宋馮公去疾云志稱中祀先師從以朱子一切廟

寢齋舍廡閣之盛埒於太學而湖擅游祿之勝伯仲抗

于西湖而幽雅過之余嘗諷讀先正南豐草廬二先生

之詩歌魏了翁虞邵菴之傳記未嘗不洒然神往也已

而躡躡青雲五老諸峯眺紫閣求問所謂南湖書院故

處四顧蕪蕪猿嘯狸走宮牆鞠爲茂草湖沼變爲桑田

餘風勝事想望於文陽衰草之間余爲之低徊不能去

嗟夫江山猶昔風華頓殊豈盛衰成毀氣數使然抑亦

人事也往余聞父老言在昔盛時三陸三吳核迹囑起

講孔孟之學闔郡風動絃誦不絕而吏之宦遊者如黃

勉齋先生輩崇尚儒術薦紳學士靡然從之往往以時

誦習其中綺與南湖信爲風零詠歸之地乃今上下千

餘年中間廢而復興作而或輟者屢矣民失及時之樂

士興茅塞之歎先正益有概乎言之嗟嗟昔人嘗以園

池臺榭之盛哀卜時之治否而溝洫道路之治與不治

可以觀政況事關儒効者乎漢人曰俗吏所務在於刀

筆筐篋使民回心嚮道類非俗吏所能今幸一時在位

者皆賢大夫振起文教銳意修復議改建於下橋禪林

東偏而舒繼翁又捐已隙地以益之雖規制形執稍儉於南湖乃其茂林修竹畫橋曲水縈帶掩映東受盱江之水建甌而下隱然朝宗今擬爲文昌閣踞其上風帆沙鳥近在戶牖之間當與擬峴臺竝峙爭雄又豈特南湖一邱一壑之勝而已哉雖然事難慮始功隱垂成數千年之文教興復在此一舉是在賢大夫與吾輩加之意而已

崇儒書院記

明鄭元標

撫州海內名壑也其先多明德

大儒如晏元獻王荆國會文定陸文安伯仲吳草廬康齋諸先生者醇學粹行斯文岱宗遐荒遠裔且私淑而組豆之矧其鄉乎先是明水陳公以學爲郡人士偏會

祀象山二吳於臨汝已

呼江近溪

羅公至每會講禪刹

月餘別去諸縉紳繼峯舒谷南高公愚所陳公景默會公二瞻黃公若士湯公後先議曰吾撫在宋黃勉齋氏創有南湖書院以開來學是時人材彬彬家有絃誦今吾等寄跡招提謂先訓尙屢圖恢復而議弗克就頃侍御督學懷魯周公歸讀禮暇時集諸耆碩究心各理學博李公致吾布衣周子復徐子允脩輩告於公曰昔人謂工必有肆書院吾儒之肆也南湖淤塞不可復也臨汝稍遠東城外下橋禪林方圯其東隅隙地背峴臺而面青雲靈谷汝水金堤百雉回環左右几席間跡在隅而宮之庶幾復還有宋遺風乎周公乃告郡刺史張

公邑明府吳公二公曰我輩忝牧茲土常懼無以化誨諸人士闡幽迪後有司責也遂與周公捐金爲倡李公復首捐田以助來學魏公邑侯亦給租糧若干益之暨縉紳諸生咸樂從事聚材鳩工興役於七月其規制臨孔道爲門門東折而南爲大門直甬道而上爲堂後爲祠祠甬道東西爲號房左爲閣爲橋江水如帶帆檣下上面爲亭爲圃池塘掩映竹樹蔽虧頓還南湖偉觀顏曰崇儒書院夫以廿餘年不克就者不三月告成則郡公邑侯與學使之所感人者深也諸公將涓吉祀諸先生於堂徐子允修持明府吳公侍御周公書及學博李公所志書院願末走吉水謁鄒子元標爲之記記曰夫道一而已矣無聖無儒語體也有聖有儒語造也孟軻氏曰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曰終條理則必有所以始者曰不可知則必有善信美大爲之基者非聖學之正宗歟夫子詔子夏爲儒提衡君子小人二語儒本爲君子而復有小人贗出其間何哉聖道如天天體員員則不可端倪儒學如地地體方方則不無廉隅蓋常論儒至於宋盛矣其弊至以情識爲性而放蕩禮法之場康齋氏出嚴毅方正師道自任足挽末俗之頽波迺世儒之宗聖者一曰吾心明矣跡涉有爲皆足以障性而礙道一曰吾行敦矣語涉心性未免迺儒而入佛則意之過也脉先生之教何如哉二先生者撫

產也其知則圓其行則方翊先聖而開來學功灼灼如是生其鄉不知其教可乎雖然聖其的也儒又希聖之梯也予讀禮至儒行篇其懿美未更僕數然曰自立曰特立曰獨立曰剛毅有執聖人語自立特立不一而足命儒之意概可想見它日又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象易之恆曰君子以立不方則立誠儒者居身之珍也夫所謂立者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非禮弗履可貧可賤可富可貴可生可死而不可辱七八先生其於聖體所見或全或微雖不能盡同然居廣居立正值行大道不淫不移不屈則一而已聖人者與乾坤而合德諸先生得易之恆者也恆其德洵足信今而傳後苟不恆其德惡足以共學而適道登斯堂者願慎旃哉知微而崇教入行欲方而卑法地若儒行闕畧藉口聖道微薄籬而毀廉隅無論不足以入聖而害政害事良非淺鮮亦非諸君子重道崇儒之旨矣或曰元獻忠誠三陸孝友二吳篤實南豐有功六經粹然無疵獨荆國史有遺議何耶鄒子曰荆公儒而無欲者也拜相之日矢寒山以自老罷相之後托頽垣以終身徜徉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斯其人可得而磷淄耶當時爲諸人攻者爲新法耳新法之行荆國固失之驟新法之罷君實亦失之之激急於罷者若以爲弊政不可一日有而今一一以爲良法公固儒而有爲者也身未執政天下譽之不加信

及既執政天下毀之不加沮彼其心視毀譽如浮蕩之
往來太虛公又儒而自信者也七先生享有令譽如無
瑕之玉公犯衆怒羣猜如百煉之金其趣操何後先殊
焉且麟經絕響是非無憑久矣九原有作執鞭吾所忻
願焉予於公又奚疑鄉縉紳樂相厥成者則瑞泉伍公
龍津陳公養和謝公廓菴董公如水王公省臺吳公念
庭周公曙谷吳公念初聶公崇野聶公勿齋李公繼疎
吳公仰謙周公默吾李公紫會謝公敬元曾公典儀陳
樞諸生爲姜鴻緒吳自誠章曼隆伍章德李亨祚陸學
賢布衣饒廷信杜應奎饒棟會師聖皆同事予昔侍諸
君子同官於朝今復同棲於野諸君子慨然先哲示我
周行可謂一世盛事予僊也於諸先生學術徒啜其糟
粕亡能有所發明謹爲述其崖略如此憶昔登大華望
臨金諸峯龍墮霄漢允矣仁賢都會予它日當齋心而
來跬武法席警效德音增所未聞諸先生許我乎是爲
記

崇儒書院列祀先賢記

明羅大經

臨汝有書院始自宋

而崇儒書院則近年鄉先生創也嘗祀宋晏元獻王文
公曾文定陸文安兄弟及元吳文正與當代吳聘君八
先生爲其開臨汝斯文一脈作後學標準也與鄉先生
沒祭於社者殊科近又以禮部陳明水先生南少司寇
吳疎山先生誼當比八先生祀而衆議復以督學章公

御史大夫陳公大司馬譚公大司寇舒公御史曾公秋
官董公祔己亥夏予過臨汝與諸君子會講於書院浹
日於是諸君以予習聞臨汝先達學乃走吉水造予廬
請記予惟俎豆先喆摹儀型範者郡人士事也諸述往
昔開示來今者四方同志之任也曷可辭記曰在昔學
校之設其旨甚遠將以發性情心術之秘外正其見聞
習尚之偏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也世遠政熄學不足化
士反化於士士之出入其間者始以學校爲筌蹄後且
弁髦之矣風頽波靡不可復返故好古君子於黌序外
別立書院爲期會以萃有志爲聖賢之徒者講焉名爲
別於今學實以復古學也故曰祝必博文約禮之儒非
然者卽名德勲舊不祀論議必窮理盡性之學非然者
卽奇才異等不收豈顧樂此蓋書院以救學校之弊而
書院之好尚不一無復有能救者也宋初承五代餘習
自歐陽氏修孟韓之業曾子固氏起而振之至朱元晦
集宋儒大成攻異學不遺餘力獨推宗曾氏以爲世之
邦公者淺其學之正可知也陸子靜氏當儒風甚盛超
然獨詣真接鄒嶧之傳至國朝王伯安發明大學宗旨
攻朱學不遺餘力獨推尊陸氏以爲世之知公者淺其
學之正又可知也兩先生蓋百世之師也若夫草廬存
斯文於腥羶之世聘君高志節於人主之前詎不正哉
聘君而後此道不講久矣陳主客弱冠登第卽知嚮學

北面王文成親受良知之傳使既陸之緒一旦復續則陳公力也吳司寇私淑良知而獨得於格物之義言論足以諷天子容止足以格權臣忠節著於朝敦睦浹於鄉自少至老力行其所學而不徒托諸空言故臨汝稱疎山先生醇儒也夫陸學振於王文成陳公既得之而命矣吳公得之私淑而議論風節又直與曾南豐並是亦曾陸之徒也明德之馨千載如一竝祀配享庶幾無愧其餘諸人者當理學明盛之時廷議里講有功於儒亦多矣故臨汝自宋至今賢哲鱗次獨祀此數公者政所謂一道德立標準定書院之好尚也若夫祀晏王於曾陸之前祀諸老於吳陳之後其亦羽翼斯道意乎乃若今之爲崇儒之學者一則曰邊人欲存天理一則曰闢異端明正學不知天理本存人自迷迷而不悟必非邊人欲之所能存也正學本明人自疑疑而不信必非闢異端之所能明也譬如陽精出地黑闇自除若掃黑闇以求光明闇終不可除而光明終不可得夫建道者立闢津闢通衢置亭傳示人以必行之路人孰不舍旁曲而趨之若通衢不闢而惟旁谿曲徑是絕人其能滅跡而從之邪故願學者姑息其闢異端之口而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的姑解其邊人欲之縛而曰格物致知以顯其覺迷者既覺疑者自信然後知古聖賢之學其源不始於邊人欲而其要不在於闢異端也夫書院之

立與黃序異祀先賢與鄉社異而學者求真覺與真信以無負二者之志則崇真儒自臨汝始卽以風四方可也其崇祀諸先生謹書姓氏名爵謚以備觀者覽焉晏元獻公名殊字同叔宋學士封臨淄公贈司空兼侍中王文公名安石字介甫宋司空封荆國進贈太傅曾文定公名鞏字子固宋中書舍人轉朝散郎勲加輕車都尉贈少師陸梭山先生名九韶字子美陸復齋先生名九齡字子壽陸象山先生名九淵字子靜宋知荆門軍謚文安吳草廬先生名澄字幼清元學士謚文正吳聘君名與弼字子傅拜左春坊諭德不就人稱康齋先生生客陳公名九川字惟濬稱明水先生少司寇吳公名弼字思誠稱疎山先生督學章公名袞字汝明稱介菴先生大司馬贈太子太保謚襄敏譚公名綸字子理稱二華先生御史大夫陳公名烱字文晦稱皆所先生大司寇贈太子少保謚莊僖舒公名化字汝誠稱繼峯先生御史曾公名佩字德甫稱元山先生秋官董公名燧字兆時稱蓉山先生首倡議復書院則周柱史孔教伍大尹定相陳叅知文燧過予請記則李學博中陳生傅樞張生應台杜生應奎曾生師聖陸生學賢例得書餘具載楊鄒二君序中

學田記

明陳文燧

崇儒書院者崇吾魏元獻荆國會陸

二吳與我明襄敏文莊明水皆所莊僖共建也諸賢立

三不朽光昭史冊輿論翕然徧荆國力肩世道欲與趙宋之弱雪恥於西夏北燕而創新諸法爲富強計與陳水師弟議論相左遂冒異義豈知其強毅清介日光玉潔哉近世譚者皆云三代而下獨荆國以天下爲己任而保甲保馬經義助役與屯田鹽法水利諸建制迄今奉若著蔡安成鄒公南臯每誦公爲經世之儒無欲之儒夫無欲可以學聖是公又兼道德而有之而不徒以事功文章名也公昔得君專政祿賜優厚日飯魚羹更無棟屋畝田於臨川故里而擔粟苴糠盡歸半山古剎以公制行若彼豈望於沒而祭祭而用乎噫公誠無以田爲而可成之子躬耕樂道其出處辭受幾希莘野之

俸幾一無田而學者乎夫田所以生聚亦可以祭祀而五教之敷在樹藝之後卽學者亦不嘗迂視農圃而不急於治生也自井田廢而卿大夫各有祭田宗法廢而鼎族名家始有義田朝廷廩饑不能遍養多士而宇內庠校與澗溪鹿洞諸院始有學田固以春秋蒸嘗報祀先儒亦將以游息講藝與四方濶遠之士擔簋卒業者代傳食費矣彼行汚而寄廉身私而托公者立門戶騰口吻借名於洙泗三千童冠六七傳車數十而家喻戶說認爲儒宗幾乎耘人之田則履禮蹈道躬修潛養之士如若異物卽流爲平原而不悔終身不跡儒院談名理乃臨川吳矣學道愛民政先風教嘗謂簿書筐篋不

能使民回心向道公服齋居默坐若觀未發氣象而得吟風弄月之趣者聞莊倍懷魯諸公與余輩創復書院適虞萬田數十畝遂檄而入焉意欲以崇先啟後興教作人而維持道脈於不朽耳養而常聚聚而常講講而常學學而不玷所嚴事諸儒侯之意蒸厚也乃今屆期而享者游息而食者負筐而哺者能無念乎昔人謂方寸爲心田人情爲聖王之田寬洪長厚爲培植仁義禮樂爲耕耨治田之法種種不一總之悻發於性性統於心虛靈純粹卽爲心體惟講明斯道斯學養善根而翼聖靈俾天地變化草木蕃育晦迹含真者力田孝弟不以富貴淫不以堯湯水旱撓茹蔬飯糲若將終身若先輩逼債如林看梅踏雪而恥食嗟來病夏畦自潰其畛域釋畚錫圭之士潔已守官殿社稷而諷簡竹雖不必矯強近各竭貲飯僧而少有問舍求田蠲營阿堵爲雲仍封殖卽非曾陸諸儒清忠寡營先登道岸者毅然禁之其真誠朴茂與道爲體者試念嘉種雖降孕育爲公無以鳴鼓薄由冉無以竊屨羞傳車尊容矜嘉進則爲元獻之禮聘文正開濂洛之傳以按堯舜周孔之學而次則授慈湖旭白沙薦心齋鷺湖鹿洞蘊門雲峰講論不輟師法吳曾諸賢懿懌共維道脈令一郡中盎然太和元氣風動四方之人誦汝川理學淵源儒先奠北不必好學而諱講如南阜所譏寄居旅舍終身無歸則諸

儒一脈繩繩不絕吾撫理學人文素甲宇內者今且重
光矣有如各行所知不求其同簡默靜修鳩翰鸞質固
不必多望而心蹙口夷徒攻剽說自取衆懼諸儒在天
之靈方且吐之而况覲顏食土之毛也予少不知學晚
而簡然生平多媿衾影安敢空談理學而識仁體致良
知認天理主靜立夫自開戶牖蒙覆不遣以忝先儒醇
因確實之風第由靜大古日長小年朔望與諸士友瞻
禮先哲闡揚幽懿較雨量晴言旋歌咏四方浮慕邊訪
惟維黍館穀之安敢以青誨醒啜取譴若夫苞茅王
祭以善服人則荆國不滿於君實康齋不理於東白建
安青田幾成朝蜀先達且爾況渺麼未滿樊離而羣居
終日同浴譏裸裝訟說鈴竟安用哉延接升斗微有所
助不及吳俟什一然足外無地心中有田安飽不求敏
慎就正惟同志者埒之哉諸友以田記見屬予卽以田
喻學亦所謂柯則不遠焉爾田稅號段具勒下方云

城南遺事記 本朝李來泰 崇儒書院先叔高祖致吾公

學舍也後捐爲郡中講學之所前輩周公懷魯陳公愚

所共成之復益以下橋寺廢址規制大備中祀宋三王

三陸曾文定元吳幼清虞邵菴而以明吳康齋陳明水

吳疎山周懷魯陳愚所傳安所杜西華吾家少野致吾

勿齋諸公配祀明水以下蓋皆常豫講席者也後續入

者不及詳記天啟初有書院之禁改爲崇儒祠講田甚

多諸紳輸主其事後爲不類者乾沒幾盡乙酉後籍去
人亡無可考詰清丈後僅有存者并入文昌社中以供
祠事社亦改稱祠遵時禁也舊無專祠余始修族人廢
基之入寺者爲之在上隘寺側得不毀矣
碧澗書院在銅陵山之南宋知南康軍堯百談建今廢
紅泉精舍在銅陵山之南宋曾極建今廢
大乙山房明陳際泰建傳占衡記載都鄙志
澗溪書院在天慶峰之右雍正中本府周氏公建

撫州府周濂溪先生書院記

本朝羅復晉

鄉之聚族而

處者必有祠祀其先祖所自出與始遷之祖巍其堂構
飭其垣墉歲時省潔牲粢而率子姓以從事於祠下亦
猶行古者庶人祭於寢之義云爾其規爲視卿大夫之
存田祿者義異而情同義嚴於上而情通於下亦于制
所不禁也其麗牲之石則乞其鄉大夫先生之賢而有
文者爲之序其水源本本著其愷問悛見之思而昭繩
繩繼繼於勿替其辭類非有司者之作以其雖合於情
而非先王之令典不過子孫善承其宗祖展孝思於無
窮凜先澤之陟降耳若撫之祠周濂溪先生則異是先
生未嘗家於撫其子胄于宋政和年間官建昌之南豐
道卒於撫州之孔家港胄子純仁卒葬之於撫而贅於
臨川之黃姓其後寢熾寢蕃散處六邑此周之爲著姓
於撫罷其源流實如此而建祠於天慶峯之右以祀先

生則出於其裔孫明經周子光寔合諸宗人孝廉生監
某某等夫先生既久從祀於孔子之廡矣而其生平轍
迹所經宦遊所歷凡過化存神之地靡不宏鉅其書院
講堂載之志典謹之有司而其身所未歷遊宦未經之
地讀其書而佩其德者無不仰高風而承至教至士之
有志者遙想光風霽月之象恍如親侍几席思得一趨
蹌俎豆間以少摠其願望之素此心之在人爲不息之
天理而幾希之存所以終古而不昧也況諸周實其裔
人祠而祀之神實式憑特其不祀於族而祀於郡其規
制亦殊於鄉人之祖寢中設講堂旁列學舍凡以表隆
重之思而彰理學之緒耳諸周來乞今文記其事且云
先生非一邑一郡所得私尤非一家數族所得私今建
祠出力者亦不盡皆先生一派而踴躍而亟成之者凡
以道德所在義不肯後耳倚歟盛哉此其所以不名宗
祠而仍各書院也歟登其堂挹其澤居思所以修身而
淑德任思所以善化而醇風天下後世之士皆然況爾
周之多士其可忽諸爰爲紀其創立之緣起若此若先
生之道德政行則載之史册而垂諸名賢鉅公之推述
者由數百年來無不旣明且非末學淺識所能仰贊一
詞者故不及贅云

興魯書院在香楠峯明倫堂右乾隆五年知府劉末錫建
興魯書院上梁文 本朝李紱 伏以聖學傳於曾子直接

西周賢孫遷於臨川不忘東國表文於道開周程張邵
之先興魯名坊比濂洛關閩之重後學稱爲姬孔斯文
方駕韓歐元獻帝師至文定而益顯荆公王佐惟文定
爲更醇演範釋疇特立維皇之極借唐爲論乃知致治
之源誦其詩讀其書重見三代之禮樂頑夫廉懦夫立
信爲百世之師資委卽故居特畀新學各因興魯依然
孔氏之門峯倚萬羅兼綜百家之學杳梁初日卽擬杏
壇肅寺高齋還登蕭嶺聽頌聲之齊作衍教思以窮無
拋梁東東瞻鹽埤聖荆公當日齊名本同學後人好繼
兩賢風

拋梁西巍巍聖殿絕階梯數仞宮牆高莫竝及肩牆也
要忠齊

拋梁南桐林峯轉抱香楠遙望軍峰三百里一枝文筆
與天叅

拋梁北汝水抱城一灣碧文昌堰合狀元生金石臺分
丞相出

拋梁上文定文章高莫尚後生有志學前賢下視昌黎
比劉向

拋梁下名世功成一戰霸要求道德重千秋立雪功夫
時雨化

伏願學以教興道由魯得東山泗水卽汝川靈谷以長
存石磴銅陵儼鳧繹龜蒙之在望春絃夏誦地有東南

鄒魯之風幼學壯行人有稷契臯夔之望快一時之盛事傳萬載之鴻規

請宮詹李公主與魯書院啟 本朝劉永錫 恭惟老大人閣下望重鼎鉉學宗洙泗蘭蕙洛關關之與麥月窟天根匹伊呂周召之仔肩泰山喬嶽海內望其出處卜太平有道之長儒者奉爲依歸徵聖學昌明之運允矣名高日表誠哉鑒重人倫西江爲鹿洞名區撫郡稱象山賢里五百年薪傳未墜前望孔遙二三子私淑無從好音易嗣卑府忝承郡乏用敢賢關關土芟茅聊作杏壇地主擔囊負笈庶幾槐市先聲唯以禮重達尊因而教崇國老敬蠲穀日恭迓前驪借東山之霖雨先潤枌榆翻北海之迴瀾暫滋桃李有德有造藏修偶假黌宮某禁山風浴還偕後進越此日蒲輪未下足慰邦人忠敬之思喜今辰心穀先登幸酬合郡仁賢之望肅陳臯比矜候籠光謹稟啓

復魏侯劉公請主與魯書院啟 本朝李紱 恭惟某官屏

藩世冑節鉞鴻材治行冠一時旣禹功而益贊仁心周四至沛召雨與郁膏 簡在帝心將晉封疆之寄暫臨

荒郡聿隆富教之謨建國務求所先必與賢而勸學爲政克現其大乃易俗而移風念西江爲文獻之邦講學之區林立撫郡當臨汝之匯崇儒之院中衰特開興魯舊基立佐敷文 聖治俯延衰朽廣育英才絃學媿師

承德慙民長三十年仕宦功莫報乎 九重五十載研
求道未通乎一貫謬當重託曷應蒙求惟賢守之盛心
理宜勉副或羣材之德造大有振興比常觀察之治關
卽韓昌黎之化粵矣敬復

青雲書院在青雲峯本縣學舊基乾隆四年諸生傅欽承
等請於縣清舊基址公建書院知縣李廷友延宮詹李紱
主教

青雲書院上梁文

本朝李紱

伏以心惟一理千秋同此

性情友在五倫四海莫非兄弟藉同人爲講習比龍澤
以相資得聖人爲依歸附青雲而益顯臨川古郡全城
苞賦五峯永樂初年南而裁其半壁學旣遷於寶應龍

弗棄基道猶在於鎬京豈容墜地况峩峩峯嶽澤近在宮
牆汝水清流長依城曲登高望遠喜風景之不殊待後
守先宜斯文之有在晏王曾陸前事可師陳艾章羅後
來可畏爰偕吾黨仰溯先型闢草萊以啟山林庀梓材
而加樸斲譚經有地立賢無方牆雖隘於及肩兩山青
送道不妨其進步萬里雲程敬上虹梁齊申鮑祝

拋梁東東方雲氣滿晴空文光萬丈連天起曠得青雲
萬里紅

拋梁西西方雲起萬山低望見一枝仙桂好青雲不用
借階梯

拋梁南南方雲氣赤曇曇惟有青雲來接引驪蹏上路

勝駢駢

拋梁北郡城原是文章國一樓突兀連青雲兩學巍峩
撐斗極

拋梁上青雲峯高衆所望乘雲直上九重天如信青雲
高萬丈

拋梁下俯瞰墨池王與謝青雲還擁墨龍飛萬里風雲
從此駕

伏願文致雲興文人雲集雲能致雨競爲濟旱之霖雲
必從龍共作攀鱗之彥則李叅政藏書萬卷再見縹緗
而王丞相上書萬言重瞻稷契矣

請詹事李公主青雲書院講席啟

本朝李廷方

伏以龍

屈彌伸在田豫霖雨之望勃蕙愈顯潤霧豐炳蔚之章
依絳帳以執經仰雲亭而問字恭惟某官道航聖濟學
冠儒纓峙嶽淳淵任天下之名教永壺秋月翼百代之
心傳遠擁旌旄風動蒼梧之野近依宸極澤敷畿輔

之民烈日嚴霜到處皆成叟壘和風化雨隨方畱愛甘
棠性道發爲文章實華俱到事功本乎學問體用兼該
蓼莪當日月之除采菽轉風雲之會維桑髦秀瞻臯比
而抒誠瀕海蒿蓬望書帷而企慕歡騰六學慶溢五峯
卑職佔畢豎儒簿書俗吏拮据民社慚稱職之未能履
蹈水淵徒曠官之是懼蓬萊之隔弱水跡判僊凡寒谷
之轉陽春情殷化育仰青雲之在望建學自今欣福曜

之垂光執鞭非晚周旋動靜莫非規矩準繩色笑語言
盡是詩書禮樂斯文有主鼓鑄羣才吾道生輝甄陶多
士伏願朱幡蚤蒞咸沾時雨之休碧幟遙臨共慰油雲
之願菁莪增色象山將復見焉桃李敷榮鹿洞不專美
矣敬先弩矢祇候嶠軒

復臨川令李侯請主青雲書院啟

本朝李絳

恭惟某宮

雲間尊宿天下楷模身繡家聲早得趨庭詩禮龍文鼎
畱意於黌宮多士升階雅遐思於白鹿偃事舉政修之
後爲論文講學之謨謂青雲峯近昔爲縣學之基而白
鶴湖遙曾有峩峩峯之聚望危亭其渺爾覽茂草以悵然
乃割堂皇用興舊德過存哀陋聊作先聲德之立道之
明何有於我爲不厭詢不倦願公諸人所望賢明大令
作君國以作師慈惠誠心善政兼之善教則勉茲暇日
修孝弟忠信之規敢在下風備疏附後先之任肅緘以
復臨穎爲慙

青雲書院用黎公穎青雲峯韵

本朝李絳

瑤湖晴色湧

諸峯東望英靈氣未窮典故臨淄殷舊學文章荆國楚
雄風山川百里開名世箕尾千秋燭太空今日睎顏望
多士青雲直上碧霄中

前題 本朝李統

千年名蹟表奇峯往哲開來道未窮在

泮鼓鐘思盛事登壇文筆編遺風聲施敢附青雲遠才

力能翻碧海空教澤只今新振鐸早收羣象入寰中
前題 本朝李繪 勝踞南關最上峯講堂新闢意無窮功

名須建千秋業文教應回四海風臨汝雙流還遠浦芙
蓉孤秀挿長空王曾自昔誇盟主宋室賢豪在眼中

前題 本朝李孝游 當年書院築峩峩峯遺澤已
汝水鬱蒸餘夜氣銅陵迢迓總春風南豐著籍香猶在

叅政藏書蠹已空天際真人殊縹緲祇應翹首暮煙中
前題 本朝李廷友 滿汝雙流抱五峯青雲第一秀無窮

當年寶序開經術此日宸歌繼國風渺爾鵬程看直上
矯然龍性欲研空斯文幸賴滋培力桃李敷榮化雨中

余時請宮詹李
公上書院講席

前題 本朝劉世猷 王宅曾聞抱一峯群賢坐對古今窮

傳薪續覩千秋燭揮管思維八代風滿塢青雲占地秀
列垣紫氣滿天空碧湖想像文漪動菡萏香來水鏡中

前題 本朝傅欽承 雁湖賢跡着峩峩峯薪火相傳運不窮
百世師儒沿道脉一堂佩服坐春風臺分玉石涵虛碧

壘合文昌麗遠空會有夔龍乘際會青雲堂在卿雲中
前題 本朝劉涵宇 青雲南上最高峯雲去雲來青不窮

孟叟隨時滋化雨程門一月坐春風志焉未逮慚千古
逝者如斯質太空誰向墨龍推舊識文昌今已貫當中

興魯書院記 本朝李紱 國家啓 經筵於文華殿之

東建傳心殿祀十一聖師蓋自伏羲神農皇帝堯舜述

傳禹湯文武而迄於周公孔子周公魯始封之君孔子魯人也蓋五帝三王之道盡在魯矣孔子之道傳於曾子曾子之後有文定公子固先生起於撫州實傳曾子之學撫城中香楠峯爲先生兄弟故居有書院曰興魯先生嘗講學其中東近鹽埠嶺建坊亦以興魯名今石礎猶存余少時以試事至郡城必登香楠峯慨然望古徘徊遺蹟而後去焉乾隆四年郡族劉公至撫力求所以教養士民者謂江西名書院之多甲於天下騫湖鹿洞象山青原皆前賢講學之區而豫章書院朝廷授餐養士聖祖皇帝賜額在焉撫爲大郡獨無講學之地因以修舊來告詢所宜修者予惟撫郡書院始建於南湖之上所謂南湖道院者也馮倉使去茲其令君幹改爲臨汝書院以祀朱子今南湖湮舊蹟矣李恭政壁始創峩峩書院於青雲峯下今亦莽爲荒墟明季郡之士大夫就下橋寺廢址建崇儒書院今復爲寺且自明初歲削郡城南半三書院故址皆在今城外於郡族出入稍遙未便朝考而夕課也六邑名書院雖多偏在一隅不足以稱郡侯之意宋時葉守夢得建槐堂書院於郡學之西以祀陸子最宜修復今就其基建明倫堂更無餘地惟子固先生興魯書院在郡城最中踞雄勝之勢左環林木右依縣學絕紛囂宜講習且諸生誦法孔子顧名思義莫良於興魯曾子傳孔子之道子固先

生又承曾子之家學諸生將仰師鄉先達亦無過於子
固先生者則興魯書院修復爲宜或謂呂公著嘗言先
生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及大用撫先賢
多矣獨宗仰子固先生得無偏於文乎曰宋史多奈小
說行義政事云云晦叔必無此言果有之則一言以爲
不智於先生無損也且宋史稱先生性孝友父亡奉繼
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羸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
其力行義何不如之有叙先生歷任數州所至有所建
立得其一節皆可以爲名吏政事何不如之有史稱先
生行義政事而後記晦叔此言特以明先生不大用之
由而咎晦叔之不智耳至於文章則以爲本原六經斟酌
於司馬遷韓愈一聘作者鮮能過推崇至矣雖然此
皆先生之緒餘也先生之志在唐論一篇直欲追五帝
三王之盛其學在洪範傳齊治均平舉而措之蓋上承
曾子之家學以繼周公孔子之傳者書院曰興魯道統
在焉豈直文事已哉劉公以爲然遂借余相度規制發
費匠石刻期庀事適有豫章之行屬余與臨川令李侯
經紀其事半歲而落成前爲大門中爲講堂五楹堂前
後列黃舍爲學子肄業所後爲極高明樓暫祀先生主
於樓下將別建撫州先賢祠於樓右俾諸生月釋菜其
中樓之後有小邱曰萬羅者亦將築小亭爲登眺之所
蓋近矚則萬家羅列遠望則萬山羅列也然皆絀於力

未嘗成劉公請

或考記之如此公奉天人各

永錫以河南分巡道公還牙守撫其爲政知大體是舉
尤偉是可記也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詹事府詹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前吏戶兵工四部侍郎巡
撫廣西總督直隸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兼

禮部侍郎郡人李紱

青雲書院記

本朝李紱

今之所謂青雲者人爵也古之

所謂青雲者天爵也天色正青雲近天亦青附雲而上
蓋君子上達之義周子謂士希賢希聖希天亦此
意也史遷謂顏子雖賢附青雲而名益顯顏子未嘗膺
人爵之榮而號稱亞聖爲百世之師至今望之者在青

雲之上豈非天爵之謂乎然孟子謂修天爵而人爵從

則人爵亦得附青雲之義故位曰天位職

曰天職祿曰天祿未

嘗非上達特所以致此者必由天爵乃無媿於青雲耳
否則身上達心下達安敢望青雲哉撫五郡於臨汝二

水之間五峯蜿蜒盤鬱最初東南一峯昔人名以青雲

所以期郡人士修其天爵如顏子之附孔子處則爲天
民出則亮天工超然雲霄之上而世俗卑鄙富貴利達

之得失不足以累其心也自宋以來縣學依其西麓名

世之如晏元獻祖孫五荆國曾文定昆季並出其中峯

上爲青雲亭四望百里溪山煙雲爲一郡最勝地學者

日游焉息焉時見於曾王諸公之吟咏後學緬其流風

亦且得以興起李泰政暨愛其勝又築峩峩峯書院於峯
 之東麓講誦甚盛元季熾於兵火明初裁削郡城南半
 學宮阻遠嘉靖中遷入城中來遊者日稀重以明季之
 亂樹木斬伐無餘於是講誦游觀之勝地蕩為荒土余
 每過之必停車登峯頂憑弔逡巡而後去將圖修復而
 力未逮也城南傳生欽承故名家子弟與其同學友謀
 講習之所問地於余余欣然言於邑令君李族請即學
 宮故地為青雲書院以課學者族亦欣然曰是吾志也
 吾將課士其中遂與余親至其地規度位置併發清俸
 為倡余亦少助焉多士各以力之所能釀貲料理經始
 於秋末峯四周繚以垣為門臨大道入門東行至峯下

為大門五楹稍北為謹堂規模粗具堂之後當為錦川

先賢祠左右為櫺舍峯之上堂復舊亭峯左最勝者為

臨眺之軒皆以俟有志之士賡續為之余以復命比

行方丞佐日得請以歸當極力以復當年之盛觀以

蓋助國家文明之治固余庶幾之志也多士請余文

紀其事遂書以付之俾勒諸石志始事匪成事也賜

進士出身通奉大夫詹事府序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加三級前吏部兵工四部侍郎巡撫廣西總督直隸都

察院左右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邑人李紱

撰

公請邑侯王青雲講席啓太朝侍欽承伏以甘棠垂蔭

榮增棧樸之華桃李在公色借鸞鳳之未方鳴琴而奏
績遂布席以傳經絳帳宏開青雲直上恭惟師臺望尊
江國秀出雲間代峻清操千里風馳豕績家承理學百
年道績火薪滯府精神海鶴天麟共貴羅賢造化太山
比斗齊觀用經術而掇朱青端如拾芥爲文章必根性
道不尚雕蟲大名早著金臺小試燭來花縣和喧麗日
父母切其瞻依清澈寒水神明明惕乎衾影十三載淪肌
次藹火十道而化成五千人與試觀光因其材而教育
東巖西序大造英髦嵩麓高陽還壽便修依崇儒之舊
甘做泰政之遺規形勝雄傑象高第一人傑地靈有待
君臨師教同歸生等有志希賢孰從問字考尚書于孔

壁未泮安國之文立左氏于學官徒披長孫之疏欣十
旬之休暇振多士之思皇接詹事之臯比夏侯無分大
小方郡公之興魯朱陸豈有異同序屬炎曦化亟需于
時雨天懸永日功競惜乎寸陰伏願琴鶴臨風于旌載
道不津梁于學海向若知方建圭臬于中行臨岐得路
千秋俎豆非獨懷謝聃顏一代循良行當凌冀躋卓不
勝雀躍矜望龍光

復公請青雲書院主教啓 本朝李廷友 蓋聞學以砥礪
而進詩咏琢磨益以參證而深易傳虛受石稱羊角才
手各區洲號虎頭人文勝地欣遇諸年兄英賢濟濟堪
追章羅陳艾之徽多士師師克猗濂洛閩閩之旨穆古

而典墳邱索盡入網羅屬詞而班馬韓蘄任從櫟括氣
求聲應不妨聯契千秋迺合志同何必相期一姓不營
嬰相之圖習射無從求謀楊子志廬草玄何處青雲峰
峻挺秀氣於東南白鹿洞高傲遺規於臨汝憶昔年之
鳴江上懷雅韻於伯期歷接舟中慕神仙於郭李是以
斐炎深契克賞忘年若夫徐孺升堂愧難下榻謀開道
最淺語學未優偶爾代庖寔自慙乎越俎暫時塞責定
不免乎續貂惟幸嘉貺之式臨竊喜斯文之有托敢竭
鯨鯢用効他山將見雪案埋頭寸陰是競自必雲鶴奮
步萬里爲程復布徵表統希清照

青城書院在府治東跨羊角石建置年代無考後改爲漢
陽張公書院歲久傾塌乾隆七年知府唐孝本知縣李廷
文府學教授劉世衢訓導彭湖縣學教諭萬物觀訓導熊
淑藻更所倡建復名青城書院

重修青城書院記

本朝唐孝本

昭武郡治蒞於羊角之巔

世傳羊石故事有青城使者持書叩石門啟而納不知
所之其事頗誕而其石尚峙於東隅前太守以其址近
而便於課士也創立書院後建洞天前構講堂兩廊並
列重門高竒頗以青城仍舊跡也絃誦之聲與譙樓鼓
鐘相間人文蔚起固其宜耳時事遷移久而傾圮都人
士亦稍稍散佚歲壬戌余守茲二年見諸廢滿目其重

且急者如府學如城隍祠及郡鎮春臺剝落卑隘殊難
爲情因謀所以修葺者首捐俸資而郡人亦共樂於襄
事焉經營既久漸次就緒至所謂青城書院者時耿耿
於心不能釋云適八月童試撫臨學博有請修之舉爰
起而鼓勵之曰諸君其協余志哉尚思董正之方矣費
以約歛用以節制工以速程毋苛求毋濫耗毋縱逸其
成也或庶幾焉旋以十月念二日庀材闢臘之念四日
告竣後之洞天去齋增新幽然清闓朗然安舒前之講
堂悉棄其舊巍然高明肅然正大兩廊廓而深遠重門
敞而軒翔輪焉奐焉大異昔日之景象而重嘉諸君之
克敏并歎有志者事竟成也登斯堂者見夫五峯圍抱
三閣環繞二水交流百雉隱見毋亦有前輩人文之感
而奮然以興者乎時瑞雪既零天光雲彩千里一色余
固慶豐年之有兆而既富方毅育才有基振理學顯功
各自此其未有艾也後有樂同志者因時補苴則青城
書院堪與羊角一石並垂久遠豈不休哉因以爲記



書湖以幾千里一可並垂及彭登不於結國以爲強
各自其本有某等樂同法其國制制五則青如
國必豐平之入然而期高其顯育下其甚難照學
而會然以與者其部則差期來未共運於千里一
送則對錄二水矣則自飲則其也亦其部軍人支之